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外制

太傅右丞相伯顏贈太師開府儀
功臣淮陽郡王謚忠武



乾坤呈符構風雲之嘉會山川毓秀挺柱石之英賢夙
奉宸猷丕揚帝訓惟不嗜殺人者能得天下而可與事
君者實非鄙夫曠我形勲膺時碩望合太平之寰宇域
一統之輿圖生為名臣歿有公論太傅右丞相伯顏機
沉而識遠量重而器宏十乘啓行共服征南之妙筭七
駟咸駕嘿傳濟北之遺編誓衆於鼓角之初過師于枕

席之上具宣德意誕廣仁聲簞食壺漿之迎咸知己後
觴酒豆肉之賜士向無前是謂制勝而屈人兵抑亦好
生以全天道丞相之功第一智士之譽無雙方護牧以
學早愈蒙養而用晦角巾私第恂似不能言雞翹屬
車斷、猗無他技肆予纘服躬任受遺功成莫若年運
而往格於皇天者有儀可象游于造物者不見而章師
尚父之崇名貞惠文之美謚益疏王爵庸示國恩噫彝
器景鐘足銘邦家之偉績蜜章祿典斯昭泉壤之幽光
尚其明靈歆歆殊命可

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贈國夫人

溫璞出於玄圃貞於產于徂徠良由地氣之完以合天
和之蘊故平章政事廉希憲母某氏柔嘉維則淑慎其
思采蘋采藻之恪恭為締為綌之素儉奉尊章於壯歲
樂其天全率娣姒之諸郎視為己出齊家以禮教嗣以
忠用能為先朝社稷之臣啓奕葉簪纓之慶維爵從
夫貴莫得而加然義以子賢當崇其本益開湯沐之侈
庸增寵安之先是為異恩以旌舊德可

勿荅的迷失公主追贈國太長公主

維王展親之道實先於惇叙粵昔慎終之典尤謹於追
崇矧予同氣之賢是惟長主之貴廣疏異數庸寓至懷

忽答的迷失公主王海澄輝金枝毓秀充然婦德成肅雖
以為穠李之華相其夫家閔勤勞而勸殷雷之義婉順
諧於日就儉慈出于天然美玉姬下諸侯固異公宮之
制閔我姑及伯姊益深先朝之思胡不百年以永終
譽肺腑之托云在手足之念彌鍾圭籥荐更湯沐儼舊
爰開名國下慰營魂噫立爰惟親曷愧死生之初志以
義度德莫窮脩短之大原沒而有知服之無斃可

宗正府寶哥贈祖父母 祖某特贈推誠保運

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恒
山郡王謚忠靖

風雲初際允資佐命之賢歲月既徂厚庸報功之典亶
惟平治爰錫褒嘉具官某祖某貫日精忠凌雲節槩載
橐弓矢翊龍德於初潛以為股肱展鷹揚而無敵噫孝
文拊髀豈惟思古之名臣顯宗圖形寔欲方今於前世
九原可作千載如新可

祖母追封恒山郡王夫人

慎終追遠本先王之至仁崇德報功傳有國之令典具
官某祖母某氏從夫早貴訓子克賢如山如河之儀容
宜室宜家之愷悌肇封大國儼焉象服之新益慰九原
歆此密章之寵可

叅知政事賈某贈官

朕丕承大業遠究前圖肇邦九有之初紀綱備舉同德一心之彥贊畫允資慨年運之云徂儼風猷而如昔具官某經術展緒孝廉起家侍幾微於帷幄之中保身彌謹識變通于衡石之外得士尤多故一時出令之坦明皆先帝歆言之旨意器能容物清不近名暨更南國之旬宣咸謂中朝之倚任方堅退佚益避權奸沾千人有封考於爾嗣德百世而祀論乃至公爰褒賢以勸功復易名而疏爵噫方叔壯猶之雅雖已美於當時韋丹遺愛之碑寔有俟於今日皦如精爽綏我寵光可

淮西道宣慰使劉復亨妻趙氏贈某國夫人

圖任舊人式表世臣之重烝畀祖妣用昭孝孫之賢維德厚者慶益長而爵貴者報必遠具官劉無隱祖母趙氏鍾鼎望族山河令儀使節春行送子從夫之樂備女箴夜誦為母為婦之道全頌臺之彥有嘉漏泉之恩廣高堂素象音容猶想於含飴故里佳城湯沐儼疏於刻蜜湛然精爽歆此褒崇可

荆湖北道宣慰使劉澤妻孫氏贈某國夫人

孝治聿嚴誕布蓼蕭之澤聖謨丕顯遐思屈軼之賢念服瘁於外庸允資成于內助恩昭並命光慰九泉具官

劉某母孫氏里族高華閭儀淑慎閉戶而行盥饋曲盡
婦儀映雪以課詩書咸稱母訓栝棗之飲猶在茵帛之
養莫加位止小君已備治藥之德爵崇大國益攄風木
之思可

叅知政事趙世延贈曾祖母 氏雲中郡夫人
積德在於百年實資內訓褒封及其三世曾謂異恩勤
勞蓋臣服襲先矩具官趙世延曾祖母某氏幽蘭雅度
喬木舊臣殷雷雖閱其勒克彰忠節采繁不失其職允
佐肅雖膏之沃者根必深種之豐者穡益厚顯於西土
咸曰大家維爾曾孫益彰有慶於戲秩：先廟宗松楸

栢板之儀翼：小君承錦誥金花之寵奉先追孝錫類
興仁可

平章政事董某封贈三代 九道 曾祖所贈光
祿大夫司徒趙國公謚宣懿

大裘無文可饗於帝良玉韞璞孰窺其珍灼知遺逸之
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具官董某曾祖
具官所畝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輪
困如山出雲莫測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
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噫慎終追遠分茅宣
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協孫枝之願亶惟異渥寵爾

營魂可

曾祖母李氏追封趙國夫人

岷山之源若甕瓦而達於海至日之影如線而麗乎天信
知明道不可以計功要在積微日之而成著具官董某
曾祖母李氏槃阿共隱饁敵如賓惟軌積善之勤厥享
降祥之驗百年未遠五世其昌噫象服表儀亦既慰賢
勞之願蜜章刻篆斯有昭孝治之隆可

祖俊贈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加贈推恩翊運效節
功臣依前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

國公謚忠烈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協成上國之光念
風雲之會匪常而日月之流如駛爰新景命以慰故臣
具官董某祖具官某被禍潛珍棄書學敵戎馬驅攘之
未定志已出塵雲龍會合之攸開獨能就日察敵保臨
淵之智挽強夸貫札之精釋兵為農所活者衆延師教
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屍固可閔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
有期身後之榮惟德之厚者嗣必昌而功之著者禮必
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爰廣重封以彰異數噫修祖廟
陳宗器在於君臣之交修光王室迓天休唯爾子孫之

無斃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

祖母李氏特贈壽國夫人改贈趙國夫人

殷需勸義於昭媿德之賢栢舟作詩爰表自防之志雖
內教止傳於閨闈而懿範備著于鄉閭具官某祖母李
氏淑慎待家嚴勤訓子斥簪珥以奉賢師之饌化絲枲
以助先祭之供衡宇周旋人不識其面目闔門款洽族
猶想其儀刑雖雙鯉之養弗居而八龍之譽罔替允惟
賢母有光前聞茲予溥澤於在臣庸汝啓封于大國噫
先正昭事已克光竹帛之傳夫人起家式歌承絲綸之
訓用昭後嗣永有一心可

父文炳特賜贈謚金燕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
獻公加贈宣忠佐運開濟功臣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為佐命之殊念
汗簡曷能既其勲而朝著猶足以優其禮維祖有訓非
朕敢私具官董某父具官某沈毅而善謀明恕而敦本
黑頭試邑棄官私墨綬之早赤脚從軍絕食望翠華之
幸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睥睨
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竟擣其腹心命在養民市
不易肆取麥禾以陋鄭人之過收圖書以成蕭相之功

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朔方諸使周公方且膺之恂
恂持儒者之風諤々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彌深
喬木之思格於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渙其大號必
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昨頌之大國掌武襲建牙之
奮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終古永譽噫英才間出
足為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成爾子孫之逢吉載加殊
命以賁營魂可

母趙氏追封趙國夫人

鵲巢推夫人之德於配寔難碩人歌衛侯之妻其賢可
想具官某母趙氏秉心淑靜生饋柔嘉逮事皇姑克奉
甘旨於左右一視諸子莫窺憎愛之後先每傳家訓之
忠勞遂致孤兒之死事噫開貽田而獲上國夏謂無儔
被象服以從先茔幸哉有子可

繼母某氏追封趙國夫人

國族世貴鮮執禮以下人王臣功高遠合符而媿德具
官某繼母某氏敦厚天性靜專內儀瞻彼南山溪得勸
夫之義遵於行潦不失奉祀之恭有子忠賢為我宰輔
噫推恩三世庸疏湯沐之封錫類九原益廣蓼蕭之澤
可

繼母王氏追封趙國夫人

嶰谷之竹應律而氣自鳴十洲之膠續絃而竒乃見不
有佐餒曷能相夫具官某繼母王氏組織婦工齋莊母
道歲時盥饋立蘭玉以無譁春秋烝嘗潔牲醪而有度
嗣子極中書之貴一門疏大國之封噫生也有涯莫稱
魚軒之樂死如可作尚歆馮誥之榮可

所生母樊氏追封趙國夫人

綵衣之養莫罄其私心板輿之惟遂以為美事念風木
之永感惜春草之寸暉具官董某所生母樊氏禮以母
稱義由子貴勞謙終吉竟莫覩垂魚擁笏之榮一視同
仁乃預享刻密演綸之寵允惟盛事服我異恩可

集賢大學士張宴贈二代 四道

曾祖宇贈保

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

文愍

韋孟明經諸孫之傳始貴袁安卜葬三士之言若符膏
之沃者日以光德之厚者世益遠具官張晏曾祖宇進
修家塾退靜鄉閭乾坤轉機後服先知之算干戈效
勇舉宗成全歿之悲命也在天幸哉有子噫忠孝一門
之盛事百世可知節義千古之大閑九原不作聿申景
命庸建上公可

曾祖母常氏追封魏國夫人

盛德之報若券取償內訓之施如玉韞璞率行尊祖之禮益知起家之難具官某曾祖母常氏澹靜無華儉勤有素清晨佐餒奉羔羔之肥甘晚歲謀生治蚕麻之靡密積善有慶沒世不忘噫魯孝孫之詩宜告成於先廟魏大名之國爰錫命于九原服我宏恩亶惟異數可

祖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魏國公謚簡懿

幽蘭空林抱孤芬而永闕長松古澗垂巨蔭以自完明其道者不計功非其身者必在子具官某祖英德若不足樂且有儀遇真主之龍興出閔而俟喜佳兒之豹

變潛卽以從居官耻商榷之謀接物多任俠之義念干戈首難彌深丘壟之思歸鄉里自娛益廣子孫之澤考其薦素允謂安行噫于公之門少高茲言已驗畢萬之後必大今食其封爰詔後人益光前業可

祖母劉氏追封魏國夫人

德盛起家允著夫人之懿時危秉志有高列女之風蓋在昔以為榮至於今而彌顯具官某祖母劉氏澡身蘭服耽耳椿齡重闡期冢婦之興宗一札勸孤兒之入侍忍乃有濟鑄金符緘口之銘安不忘危考室遜飛翬之制勗德若是生賢可知噫祖賚孝孫已極登瀛之貴逮

事王母益疏分國之恩幽泉有知純嘏無數可

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于璋贈推

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薊國公謚文簡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沒猶不朽騰
懷遺直追錫殊封具官于璋志蘊忠貞運逢熙洽慶雲
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勢成伏華
要屢更於中外靖共彌保其始終緇衣不渝素絲靡替
念在昔菁莪之彥皆先朝棧樸之功年運既徂風猷彌
遠噫劉寬長厚允宜居鼎鬲之官胡廣中庸謂當久臺

閣之任事乖徃古恩浹九原咨示營魂服我休命可

妻某氏追封薊國夫人

慎終追遠先王惇俗之盛心崇德報功治朝馭臣之大
勸恩褒臺彥澤及閭儀具官某妻某氏靜淑自修柔嘉
彌謹珩璜有節動常法於女箴圖史自娛身不逾于內
則傷哉無子貴也從夫脂田廣大田之封密印慰九京
之望噫瑤琴別鶴早已棄於人間寶劍化龍竟相沒於
泉下尚期冥漠歆此寵光可

茅山第一峯大茅君特加封東嶽上卿司命太

玄妙道冲虛聖祐真應真君

靜慕玄風灼覩往事無為曰道必刻意繕性而始成修身乃真非積行累功而莫就大茅君竒操矯俗精思集虛一德齋心受龜臺西華之秘旨萬靈受職開金陵句曲之宗壇丹光千載以如新寶氣三峯而彌固茲祥肇社民到於今稱之逆兩寧風天之所助順也亶惟作聖允合祐神孔蓋翠旌祀莫嚴于司命瓊文蕊簡禮爰謹於秩宗假茲聰明佐予平治可

茅山第二峯二茅君特加封定籙右禁至道冲靜德祐妙應真君

合人心理萬物禮宜順於鬼神建皇極錫庶民微有稽於暘雨大江以東之地句曲維望而尊土樂昇平歲稱稔足二茅君中峯司命西華鍊形作牧審煩擾之非修真得恬惓之要駮竄導泛墳麓儼奏於雲中化鶴來歸城郭時看于華表朕方推仁以濟衆靈宜妙物以祐民學道受之以神端有宗於李耳望祀不祈其福誠慕深于漢文嘉與函生誕敷景命可

茅山第三峯三茅君特加封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應真君

氣化為神握陰陽而執要物未能應遇水旱以成功茲山之靈以氏為號三茅君不導引而壽體素純為真密

從蒼龍承左右而無間時乘白鵠侍伯仲以遠游荷天
降休為民請命逍遙容與服光景以如新周流徜徉蒙
祉福而無極肆加褒錫丕應隆平理昂高峰爰慕軒轅
之有道猷金空谷方薄漢武而不為以赫厥靈同歸於
治可

吳全節特進上卿立教大宗師

運開至治法簡易以合泰元教審宗傳隆繼承以明正
嗣用揚渙號誕聳具瞻具官吳全節孝友中乎準繩詞
華鏗於金石居無愆行無慮粹然令名禮為翼知為時
協乎王度陟降紮宸而匪懈贊襄琳館而益護藏珠在

淵雲五色而川媚納息於踵風八景以星泛維列聖嚴
珪幣之薦以格天而乃祖受劍印之錫而展世四十餘
年之帝願早已行權三千之徒首汝賢小心盡瘁俾
超華貫爰仿舊階侍清祠以表羣公度玉墀而膺六命
祇若具訓允為異恩噫奏陰陽之和以祝釐則諸福可
以畢致通神明之德以事上則庶績底於成績守慈儉
以佐無為遵希夷而贊有道式觀素履庸佩綸言可

三十七代仙姑馮淑真特封靖明貞素夫人

紹玄風而展世丕闡帝猷溥內則以疏恩勉泛人爵仙
姑馮氏簪纓素緒鞏悅芳儀媿穀城之傳益師清淨守

柏舟之操采固堅貞受祀惟深錫名斯侈雲龍風虎之
慶會亶謂有光舞鳳迴鸞之制書懋承無斁可

昭應宮提點王氏金蓮特贈淑靜玄素真人

寂然不動知來去之有因湛焉長存宜死生之無間舜
風雲之際會竟糠粃於世塵爰加異恩以彰殊遇昭應
宮提點住持王氏金蓮早塵椒掖晚謝葢宮修崇密契
於九重錫賁屢承于三接淨如止水斯為至道之宗脫
若太虛寔本重玄之體尚歆嘉號庸表將來可

長春宮提點常某授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真
人管領諸路道教所商議集賢院道教事

治國以無為惟宗式符要道順物乃自然之理允謂至
言長春宮提點常某橐籥重玄著龜萬變氣超渾沌灼
知天地之根運際昇平嘿贊陰陽之化方獨立以不改
彌大盈而若冲爰紹真風以彰人望噫內觀形影斯泉
石之素心外飭身名寔朝廷之異渥保茲清淨俾以闡
揚可

昭瑞宮提點張惟一特授全德靖明弘道真人
太一宮提點

神以知來至教匪存於象設人惟求舊褒封首錫于龍
飛念扈從之宣勤默儲祥而介福坤元具訓渙號揚綸

昭瑞宮提點張唯一泉石古心冰霜雅操侍晨長樂澹
焉若樸而妙感彰澄觀穆清廊宇不驚而象虛集唯才
全者德不競而正靖者明愈昭闡道王庭葆真冲館噫
有國之母以長久爾尚謹於祝釐立天之道曰陰陽當
益思於觀復恭承嘉命助贊無為可

廣誠靈妙演法真人江南諸路女冠諸宮觀都
提點卽靈瑞特追封宗師

二儀之生根於太極萬物之母始于有名推剛柔迭用
之原悟坤乾交泰之理茲焉觀妙足以表微具官卽靈
瑞野鶴孤標金芝內行亶麻姑之清淑允謂地靈慕南

嶽之冲虛聿工草聖通章帝闕備問宮闈燁矣龍光守
大盈而自牧端然蟬蛻享上壽而弗居道氣常新仙風
不墜噫女偶朝徹已傳宗師之篇帝堯時雍爰有化人
之國錫茲美號昭我弘恩可

冲靖靈妙凝真法師立元萬壽宮提點盧行益
襲封真人

道要易為功必假相傳之秘名盛難與繼益求自治之
方矧茲女冠之慎修爰出朕綍以示勸具官盧行益冲
澹若璞謹飭自繩侍蒞珠之宮宣琳瑯而不瀆守萼綠
之訓視金玉以如遺唯清淨者立學之宗而簡素者師

資之本斯為無忝足以有承噫誦赤松中誠之經早退
為德考南岳內傳之旨齋戒是先可

五雷宗師冲靖先生留用光特加封五雷宗師
冲靖至德昭應真人

天地交泰而雷出奮風霆流形而物露生神行兩間因
體而始有用教合五位由柔而後成剛乃知變動之機
不出陰陽之妙五雷宗師留用光叅合太始摩盪無垠
學道從師罹厄窮而不悔救災禦患卒韜斂以如遺詢
諸長老之言考以與圖之載損之又損承禎之語若符
生而不生介象之歸匪異運隆累洽道慕重玄思其人

如歆見之宜加綸誥告諸往而知來者益勵羽流可

通妙葆真先生高士易如剛特加封通妙葆真
文教真人

式觀修真之徒多出好古之士伯陽柱下習典禮而道
成弘景山中傳載籍而書備高士易如剛學通羣藝妙
集衆虛師清淨以避堂可謂簡矣問鬼神而前席殆將
近之韋編之繼絕孰傳洞章之補亡猶在無文不立松
風恍其步虛與時偕行草露晞而羽化方企崇玄之館
爰思列仙之居本無名而有名庸彰往古效先覺者後
覺庶勸將來可

臨江路閣皂山萬壽崇真宮住持四十六代傳
籙嗣教宗師楊伯晉陞加太玄崇德翊教真人

性出於無始存、為成性之門道合于有為生、乃得
道之奧式觀載籍爰有至人吐故納新以調其神齋心
服形以制其炁于以濟衆回茲延齡具官楊伯晉守樸
丹丘潛珍珠館止息以踵陋熊經鳥申之迂藏珠於淵
握龍變虎騰之要開九籥之秘記傳八景之玄文問年
今見其復丁會月密推其納甲天台之召司馬損數術
以理身羅浮之迎軒轅徹聲色而合德朕悉茲理卿無
復言聿加綸命之珠以重羽流之選噫居安易之序所

當明天地之根修身德乃真宜益完坎離之用贊教皇
極懋協鴻禧可

毛穎達封真人

主祭丁
甲神

道萬物之奧非虛不能以通微誠百行之原唯靜斯足
以制動聿求佐理爰慕希夷茲得有恒之人以贊無為
之化崇真宮提點毛穎達澄心止水植節貞松禮為翼
知為時澹然無競巧若拙辨若訥休乎有容藏名琳館
之珍養粹玄門之望維昔世祖動遵軒轅占瑤光以
採五行之情通紫烟以嚴六子之用山林肅潔星斗爛
明苟非其人靈弗碩矣不懈於位爾其勉之庸加綸誥

之隆以示真卿之貴噫乾立天下治也浚明用變之功
神物聖人則之敬謹祝釐之效有嘉恬靖永保恪恭可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卷三十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表 牋 附

進 五朝實錄表

皇祖有訓聿隆四繫之書大曆無疆允續五朝之治夙
陳載筆上徹凝旒欽以邦啓治平運符熙洽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炳若丹青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昭如日月維
累聖繼承之述作實皇家混一之謀猷官謹具僚書嚴
信史維編摩之匪一幸聞見之悉同欽惟 陛下祇奉
鴻圖光膺寵御惟天佑於一德咸曰湯孫受命丕若歷
年悉循堯道仁宣孝治學廣文明臣某等職忝汗青官

漸尸素帝王之制可舉今已萃於鉅編詩書所稱何加
願有光于億載

賀冊 皇太子表

黼扆當陽首重升儲之建彤廷叶吉誕承鏤冊之頒宗
社以貞幅負胥賀中賀切以天下之本在國在家皇極
之言是彛是訓然知子莫若父故立嫡必以賢二美斯
完羣情允屬信為非常之慶宴開太平之基欽惟陛下
下駿命溥將燕謀敷布本支百世咸推受震之亨壽考
萬年益著離明之象臣等濫膺撫任欣睹上儀金石鏗
鏘知協風之從律乾坤清晏瞻景耀之宣精

賀冊

皇太子表

代宣徽院作

乾坤合德立鰲極以建中日月繼明奉龜圖而示吉誕
敷渙號允迪震亨中賀欽惟陛下寶曆嗣祥璿源衍

慶立嫡以長遵三代有道之常受命於天膺萬年永保
之裕唯知子莫若父故治國在齊家上當帝心下定民
志臣等恪共內府欣際昌辰太極稱觴效惟呼而率舞
寢門視膳嚴唯諾以致恭

賀正旦表

代宣徽院作

泰元衍策百二十日以為春乾御當陽歷千萬年而受
祐紫清叶奏丹陛傳臚中賀欽惟陛下盛德在躬至

仁育物象闕而垂治法祖訓是繩獸尊以招直言皇猷
滋闡嗣歲蒼規之始羣生玉燭之和臣等班辨外朝職
嚴內宰雲迴龍袞肅瞻天日之光星拱鴈行虔祝岡陵
之壽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乘龍御天握純乾而居正斷鰲立極奠下土以宅中百
辟一心四方胥賀中賀欽惟陛下聰明合道知勇冠
倫承詔撫軍展素書之奇略登途受壘昭黃屋之珍符
惟謳歌曆數之有歸繫祖考神祇之允格丕基永紹景
命不移羣後后以來蘇政與民而偕樂臣等班瞻文陛

瑞仰層霄頌度量以朝諸侯三千同德垂衣裳而治天
下億萬斯年

賀星太后表

為都
省作

六飛夾日奉大曆於聖人五色補天歸玄功於文母事
闕宗社慶浹宮闈中賀欽惟陛下教闡周南德參太
極以慈為寶夙資保佑之勤維道積躬幸致怡愉之養
顯坤元之光大卜鼎命之延洪臣等幸列周行欣承嘉
會瑤池晝迴樂四表之惟心玉殿春迴衍東朝之曼壽

賀聖節表

本院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觚

稜瑞霽閭闔儀傳中賀欽惟陛下誕紹蘿圖丕承葆
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
當立綱陳紀之始新省刑薄斂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
慶臣等名汙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
呂衍中宗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賀

聖節表

代宗正
府作

軋御當陽甫際中天之運斗樞統電式臨彌月之祥絳
闕青葱瑤京肅穆中賀欽惟陛下聰明合德孝友根
心偃武修文百神歆而九廟格敦本崇化皇極建而庶
績熙爰開有道之長斯衍無疆之慶臣等職縻邦憲身

阻廷趨有王者興行見溼洛榮光之瑞祝聖人壽願增
恭元神筴之書

賀

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本院

蘿圖衍瑞丕昭景命之祥寶冊騰徽誕紀慈元之懿聖
心祇恪子道昭揚中賀欽惟陛下稽古聰明事親愛
敬有國之母以長久致養聿嚴天道之要在陰陽飭躬
彌謹禮行中禁慶洽九圍臣等職近鰲頭班聯龍尾玉
卮前壽肅瞻長樂之儀彤筆特書願廣思齊之聖

賀

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代宗正
府作

黃鐘應律協龍德之初亨寶冊告廷奉坤元之至養尊

歸慈極慶洽治朝中賀欽惟陛下爰敬積衷順承法
道雖肅聖實本於太任怡愉考有光于唐帝
日勤初政風動八方臣等恪謹國章欣陪班著瑤池晝
迴幸預聞管籥之音玉笋春融願慶祝岡陵之壽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為都省作

軋旋坤轉定妙筭於宮闈月吉辰良鏤徽音于典冊東
朝禮著九宇歡騰中賀欽惟陛下聖嗣太任道希少
廣以天下毋遊神清淨之居惟泰元尊致謹怡愉之養
允持慈寶益屆壽祺臣等會弁鵷聯趨庭鰲抃陽回玉
瑄八音首協於黃鐘春滿瑤池萬歲齊呼於紫禁

賀聖節表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聞上聖之貞符盛
德在秋昊天有命中賀欽惟陛下仁智御極孝友根
心丕顯王謨端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之中
取泰象於坤軋合離明之日月璇璣叶紀玉斗儲祥臣
等祇率班聯肅瞻清穆宣昭弘業載歌七月之詩耆定
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史局謝錫宴表

立朝載筆交懷愒日之慚就館肆筵申錫需雲之寵恩
傳宮醴光動廷紳中賀欽惟陛下黼黻先猷憲章祖

武謂丹青信史紀二聖之鴻文念鉛槧微勞屬小人而
燕賚魚藻歌騰於周室鳳簫聲繞于鈞天屆視朔以迎
長檠飛霽而奏瑞上追膏飮下陋權輿臣等愧匪食功
歡惟飽德陽剛初復太平歌既醉之詩天威不遠下拜
祝無疆之壽

賀正旦表

為都
省作

會謹天朝文命敷於四海曆司人統攝提正於孟陬率
由舊章曰為改歲中賀欽唯陛下道裁天地政在璿
璣崇卿黨以厲賢才聿嚴親策詔郡國而謹牧養爰廣
使輶東漸西被以如春小往大來而交泰禮行雅壽捧

瑤竿於東朝親納直言開獸尊於前殿亶唯平治允際
亨嘉臣等祇率鴻行肅登龍尾弘敷五典慚退食以罔
功永保萬年敢矢心而善頌

賀正旦表

本院

清臺課曆允符顓頊之元明堂視朝茂正攝提之位陽
迴象魏儀贊鴻臚中賀欽唯陛下經緯人文財成天
地審賢良知古今之體能勵廉隅謂吏道以法令為師
益嚴品節剛健密參于太極怡愉深謹於東朝車駕蒼
龍導迎木德尊開白獸詢采芻言臣等才乏頌椒恩叨
給札春王正月推五始之太原天子萬年納八荒於壽

域

賀 皇太后正旦表

歲在攝提叶孟陬之令月曆符額頊開正始之上元時
屆履端天綏眉壽中賀欽唯 陛下清心慈儉至養怡
愉教往知來利永貞而坤厚體中居順祉元吉以恭亨
徽音唯日以恒新懿德如春而益暢臣等職叨視草才
乏頌椒絳闕五雲王母踰臨於黼座玉卮萬壽神堯親
捧於瑤階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賀 皇

帝表為都
省作

皇矣上帝丕昭立極之功至哉坤元申衍得名之典禮
行宮壺化被寰區中賀欽惟 陛下敷養日嚴文明天
縱謂聖德無加於孝爰盡討論而 天子必有所尊載
揚徽美御未央而登冊即長樂以展儀鳳泊鸞飄寶刻
永光於秦壘雲蒸霧起翠華親下於堯階協氣醇和嘉
生傳厚臣等班聯會弁壽介奉觴太微三光之庭氤氳
交泰有名萬物之母允合永貞

賀 皇太后正旦表丁巳為
都省作

正月始和資坤元而蕃衍兩儀交泰綏壽祉以亨嘉德
協青煒瑞浮紫禁中賀欽唯 陛下寶慈作則履順行

仁龍衮奉觴喜溢椒花之頌
龜臺簇仗坐觀莫莢之祥
審孫枝之正傳定國本以蚤建邦家
大慶朝禁均惟臣
寺祇率鷓行式遵鳳曆正時成歲百廿日
以為春利用
厚生萬億年而受祐

賀 皇太后正旦表

集賢院

禕衣視旦丕彰立極之功
鳳曆頌春誕合建邦之歲
望鏞翕繹黼繡昭明
中賀欽唯
陛下道協母儀教參女
史承顏致養順德備於九重
正位在中行願符於六五
朝贊聖神之治禁傳慈儉之謨
臣寺叨侍近班肅瞻嘉
會玉卮為壽儼寶殿以雲從
金篋賜齡樂瑤池而晝燕

賀冊

皇太子表

集賢院

前皇定位仰宸極之聖謨
陽月臨軒法坤元之慈訓
光騰鏤冊儀謹傳臚
中賀欽唯
陛下稽古行仁憲天合
道知子莫若父審恭敬之積
中治國先齊家盡怡愉而
致養惟宗枋繼體之事
大玩易文重明之象
深著龜協
祥七鬯承嫡臣寺職縻珍館
班肅彤廷喜溢龍顏
虎拜咸呼於萬歲禮
嚴鶴駕鸞和共儀於三朝

冊

皇太子賀

皇太后表

集賢院

承天正位詒謀啓於重闈
諏日楊廷渙號昭於寶冊
大明繼照萬邦以貞
中賀欽唯
陛下色石功深黃裳德

順以妣以續降葆命以丕基是訓是行席蘿圖而端本
知立嗣必子之有自審建儲非私之惟公施於文孫繁
我聖母臣等職塵清貫班肅上儀簫韶九成願盡稱觴
之慶本支百世式瞻主鬯之尊

皇太子兼中書令賀表

代宗正府作

黼辰當陽懋對葦宸之慶玄龜叶吉丕昭寶冊之光八
音播廷羣公會弁中賀欽唯陛下悅親有道立賢無
方謂一人元良勢實尊於藩翰而中書政本命尤慎於
樞機孝友宣昭仁慈溥博臣等恪司成憲忻睹緝儀卜
七百年願衍周家之曆上千萬壽咸趨漢殿之班

賀正旦表

集賢院

丹宸當陽頌羲春之仁政清臺治曆符建國之昌期日
之方中天其申命中賀欽唯陛下澤漸滲漉心玩神
明盤銘監觀德日新而無斃河圖則象祀元吉之有恒
獸尊設席以招言龍衣坐朝而問道臣等瀛洲布武閭
闔詔儀玉燭豐穰用制九年之蓄載清護業隆萬世
之基

賀皇太后正旦表

丙辰為都省作

歲指蒼龍密叶昭華之瑄雲開榆翟首稱長樂之觴順
履始和懋隆元吉中賀欽唯陛下儉慈作則清淨願

神色石功深妙裁成而交泰黃裳位正盡滲漉以皆春
母儀循四序之周聖孝衍三朝之祉臣等職叨輔相效
愧爰調拜捧椒花慶載臨於元日宴觀桃實祈永保于
萬年

賀正旦表

壬辰本院是
歲閏五月

肇祚發春仰正陽之布治歸餘成歲審長至以觀生黼
宸昭明彤廷肅穆中賀欽唯 陛下仁推滲漉道協際
蟠修德錫符驗陰陽之消長發號出今則天地以裁成
念丕圖演繼於祖宗寃盛禮益嚴於上下臣等瀛洲接
武文石趨班閏月定時泰治密齊於七政皇極錫福乾

元永保於萬年

賀

太皇太后正旦表

地天交泰陰教法乎坤元閏餘歸終寶曆增於夏五陽
浮中禁瑞霽重闡中賀欽唯 陛下端懿母儀慈明內
範怡神少廣悟黃中通理之爻辨秩東郊樂青煒登平
之景曰惟肇歲茲用儲祥臣等給札承恩肅班稱慶筆
徽音於彤管歲不絕書望長樂之璣宮天惟曼壽

進

仁宗皇帝實錄表

君臨十載式昭垂世之謨聖治萬方庸謹繫年之錄編
摩玩唱敷奏凌兢欽以 仁宗皇帝陛下濬哲積躬欽

明稽古發揚軋健預清宮以候先皇祇奉坤元度問
寢而娛太母審俗周知於民瘼授時彌切于歲豐謂
養性存心宜採於傳記而修身治國必取于禮經監觀
歷代之著龜夷考前王之軌範政要採諍臣之謹議大
學芟衍義之浮辭爰譯成書用裨博覽至若譽髦斯士
擢不次以待非常爵人於朝表有功而抑妄進每遵帝
範肇立儒科廣祖宗百年未備之規示子孫億代永貽
之訓珠玉非寶旁招菁莪之賢農桑惟勤旋致嘉禾之
瑞惡衣服以申緣履之禁省畋獸以彰開網之仁增胄
子之官資限計吏之品級為民請命匪營一己之福田

遇災秉誠果應自天之甘澤與人不求備從諫如轉圜
河徙故灘誦欽臣於崩嶠雪深前殿憫戍卒于邊防嘗
思創業之艱益慎守成之效道傳精一明授受之至公
孝竭怡愉協繼承而無間允茲殊美冠手羣倫濡毫惟
懼於荒蕪削牘復虞于缺軼雖盡巧心於舉要蔑窮茂
績之救功欽唯陛下葆命誕膺弘圖丕顯窮神知化
昭明聖之鋪張詢事考言采臣隣之記注屢宣睿旨迄
萃弘篇雖天地之德無俟于贊揚而日月之光有資於
繪畫臣等職叨率屬識乏簡僚慕永貞之謹嚴詞慙韓
愈稽太初之直核筆愧馬遷

舊制進實錄表文有短長然未敢以數聯直致伏睹
聖朝二帝寔錄進表必加詳盡摘其所行事跡以序
篇首棟大德中嘗進五朝實錄表未免仿效前作
今輒不揆遵守舊制撰成一篇或恐繁蕪別有副本
庶便宣讀

又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祇
成信史上徹宸旒中賀欽以仁宗皇帝陛下仁靜根
心溫恭合德詩書造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為師嚴官
規而限祿諏經作則稽古鑒今所寶惟賢却獻琛而弗
尚莫大於孝謹視膳以彌加著龜定主鬯之公棫樸藹
奉璋之象宜登琬琰永秘縑緗欽惟皇帝陛下慕切

羨墻全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
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閱歷歲年已深
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于汗青

賀正旦表

癸亥為
都省作

歲正天門陳揆治朝之位曆新人統肅嚴魏闕之班四
表迎祥八風順律中賀欽唯陛下仁施滲漉命受溥
將輔相裁成別忠邪而無黨斟酌損益合禮樂以同流
圭璋藹多士之良玉燭兆大田之慶準繩乾健橐籥泰
亨臣等補衮功慙更絃政拙萬年永錫仰瞻太極之尊
六甲既周行履上元之運

賀聖節表

癸亥為都省作

十月為陽於赫發祥之兆一人有慶丕昭嗣服之初出日之升降年以永中賀欽唯陛下欽時錫福握乾闥珍玩天地之心陽初升而來復發雷霆之令陰蚤辨於履霜絕祖武以雍熙格民風而醇厚道尊泰壹運接上元臣等叨列近司欣逢盛旦望翠華之行御瑞藹五雲趨絳闕以傳臚齊呼萬歲

牋

賀

皇太子受冊箋

為都省作

禮嚴中禁位建承華萬國以貞咸曰吾君之子四方來

賀永底烝民之生中賀敬惟殿下玉璞蘊珍金枝表

秀繼體而承七鬯如歲之春定志以協著龜惟天其祐

方謹雞鳴之問聿新鶴禁之居某等叨列政司欣傳制

命父子君臣之道備允廣緝熙詩書禮樂之教崇式符

繼照

賀皇太子受冊箋

代宣徽院作

範金作寶禮成內朝簇仗演綸惟騰四字協春秋之大義覃雨露之殊恩中賀敬惟殿下岐嶷性成濕文風就佩規帶雉正言正事之教成執玉奉盈事父事君之道備某等叨司庶府欣睹盛儀仰黃道之日長式符離

照候明堂之星潤允謂震亨

賀 皇太子受冊箋 本院

體元更始肅瞻玉裕之姿崇德計勲肇錫朱明之服宗
支襲慶國本奠安中賀敬惟 殿下英睿夙成藝文天
縱清宮朝邸朱虛之功為高審俗迎郊孟侯之賢允似
爰介福於王母繼明照于四方維軍國之樞機實改化
之橐籥名倡百辟兩儀正而五緯齊德和萬邦九穀熟
而三農足其等職叨掌綽忻覩揚庭紀王子之吹笙有
慙斧藻歌堯民之擊壤願廣丹青

賀 皇太子受冊箋 代宗正府作

盛德動天誕受元良之冊萬邦為憲悉資文武之賢政
本增崇皇基鞏固中賀敬惟 殿下圭璋王度黼黻聖
謨整齊乾坤指揮於旋轉之頃肅清宮廟怡愉於定省
之間亶惟不世之勲庸舉非常之與其等職司宗籍欣
睹王綸磐石既安願上則百斯男之頌權衡允稱克成
曰三有俊之功

賀 皇太子正旦牋 為都省作

曆起上辛啓自天之申命歲行維戊瞻出日之重光萬
宇薰陶九域滲漉中賀敬惟 殿下功調玉燭政察璇
璣宴錫龜臺密承惟於王母仗移鶴禁親奉壽于神堯

維春之祺有秩斯祐其等導迎嘉節贊咏清時候銅瑄
之陽和式占泰定望青宮之葱鬱允協震亨

賀千秋節牋

代太保府作

月映彩雲慶仰猗蘭之瑞令行青陸書占玄駟之祥維
春之祺粵上斯已中賀敬惟 殿下宅心聖學匡力皇
圖廣邦家太平之基澤窮滲漉察天人同心之理下逮
芻蕘仁孝合名中和叶德其等展儀穀旦俟首叢霄壽
考萬年敢陋千秋之頌本支百世願陳大雅之詩

賀千秋節牋

代唐事院作

甲觀畫堂仰紀吹銅之瑞瑤山玉彩特書主鬯之勲維

莫之春初吉云已中賀敬惟 殿下蒼規體德銀漢儲
祥稽七政之有恆實循冬夏消羣陰於交泰爰法坤乾
興鴻文以闡基握龍圖而佐運兩宮定省雍容化日之
長四表謳歌瞻後前星之耀其等具寮無補盛旦有光
奉曲水之羽觴齊呼曼壽探泰元之神策允謂延洪

賀 皇太子正旦牋

本院

青規記曆甫開嗣歲之祥蒼震布和懋協少陽之象自
天申祐與物為春中賀敬惟 殿下經緯人文權輿政
治三朝交泰聿嚴盛禮以奉觴四德尊軋行美成功而
琢玉卜稔已符於祈穀登賢深味于拔茅慶洽宮闈仁

施寓縣某等叨塵顧問忻睹亨嘉敬徹鳳笙仰非霧非
烟之瑞班隨鶴駕歌重暉重潤之詩

賀 皇太子正旦為都省作牋

歲正璿璣不應震亨之象春先寶曆允符泰治之祥絳
闕光華青宮葱鬱中賀敬惟 殿下道隨陽長德與日
新玩易中行密包荒而垓圮法天繼照永主噐以彌綸
稱觴前殿以承顏侍宴瑤池而受福某等禮成鶴禁敬
謹覓趨祈穀躬耕預卜金穰之兆頌樹介壽欣瞻玉裕
之姿

賀 皇太子受冊集賢院牋

明堂辨儀哀對重輝之耀昕朝發冊丕昭上嗣之賢宗
社救寧幅員歡慶中賀敬惟 殿下孝仁生稟禮樂夙
修一人元良羽翼靡煩於商皓百揆時叙英威共仰于
秦王鶴駕之御日三鳥輪之光明兩某等叨塵仙館末
綴臚庭瀛水汪洋望瑤山而親切宸居蠖濩瞻青路以
陪從

賀 皇太子正旦集賢院牋

太曆更新叶 皇祖建元之祚少陽正位隆神孫承嫡
之基百辟是儀五辰攸叙中賀敬惟 殿下應乾作命
受震行仁嘉禮告成歸妹祉吉之象外朝佐治同人文

明之祥日就月將而緝熙小往大來而分類其苛肅瞻
王裕謹候青煒歌咏重光紹天休而繼照弼諧庶績占
歲在之有年

賀千秋節牋

國恤未餘月百司皆
擬賀表非禮後不進

電統斗樞允昭甲觀之瑞日昇暘谷行受明堂之朝宗
社底寧神祇協相中賀敬惟 殿下欽文師古剛健法
天或躍在淵龍德合乎中正永言配命龜圖闡其延長
仰震夙之非常審傳付之素定其苛肅瞻睟表獲際重
光聖孝有加羨墻之慕彌切民情共戴岡陵之祝益虔

賀千秋節牋 本院

心居天位前星耀于明堂郊為春門大電騰於甲觀盛
德集福至和儲祥中賀敬惟 殿下體仁法元師古合
道溫恭事帝密贊化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光大
疇選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如日之升降年有永其
苛肅瞻英偉虔祝簡穰輯往則於瑤山一詞莫措採賜
齡之金篋曼壽是期

賀千秋節牋

為都
省作

玄胤發祥丕顯吹銅之瑞蒼龍協紀式昭主器之符載
禁歡騰瓌源秀衍中賀敬惟 殿下溫文秉度仁孝積
躬侍宴瑤池令德令儀之可述問安內寢正言正事之

足聞如歲之春自天其祐其等導迎穰簡贊咏中和瞻
出入之舒遲重光允繼望彩雲之葱鬱曼壽是期

賀 皇太后正旦牋 本院

王春謹時肇正內朝之治帝歷更始益嚴中正之儀與
物咸亨自天作合中賀敬惟 殿下矩循內則言法徽
音闋睢詠歌禮避手蘭殿之貴卷耳思念頌取於椒盤
之文稽陽德維如歲之初考陰教曰履端於始其等清
班接武穀旦趨朝日月並明願上千萬之雅壽天地交
泰載歌元二之太平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啓

上王尚書

伏以瞻望聲容幸有登龍之舊披陳悃幅慙無吐鳳之
長圖鼓勇之新功異鑄頑於大造掃門受業械櫛致詞
切念棟生不逢時長始知學伶俦素緒綺襦紈袴之習
無聞零落青編漆簡汗書之藏曷見久知我輩固當投
之濁流靖念斯文豈宜東之高閣操觚而歎詎秉異心
倚柱而歌終持正色胸臆結約肝胆輪囷惟其用拙於
今將欲修名于後載惟宏博世號殊科夷考哲賢咸稱

異數當紹聖之首創蓋以窮經為先至大觀之重刪乃
因代言而設唐朝踈畧故退之自笑其非優宋制精詳
至文公欲加以深厚維較藝於詞苑杳若探丸雖置身
于書林悉同畫餅苟非討論於暇日孰能敷奏于一時
爰取舊規各成要覽涑水之尚德筆纂金桴義山之好
竒文編玉府初學記資騷人之屬對稽古編假進士之
試文博要之粹於丁年統類之塵于乙夜斯皆品節之
效可為區別之樸然獨此書實難其例千門萬戶恍焉
莫知所之六律五音聞之不喻其意至若寢門路鼓遂
成君子之欺御庫神弓終籍老兵之對望洋之歎浩々

測海之智嘖々一物不知過亦多矣兩端而竭耻莫甚
焉信知梓慶之巧專益訝庖丁之技異伏惟 內翰尚
書先生南州元老故國重臣望壓縉紳聊復浮沉於閭
里文驚華夏未妨談笑于江湖耻申公之蒲輪便管寧
之紗帽樹人為急獎士尤先子誠齊人侈以都邑之富
波及晉國化其潢汙之卑是用忘揣顛蒙惠邀恩育鈞
玄提要在明公為壯歲之筌蹄糾繆繩愆于後生為百
世之模範倘獲書傳於琬琰尤當襲藏于巾箱與汝共
之深議中郎之隘非吾徒也尚祈夫子之憐欲報無從
未言先愧

謝王尚書

拔叔度於幼童深慚非偶執李膺之下御竊喜同時敢
緣擁篲之恭庸致樞衣之請袞褒語重茅塞心開伏念
楠才實滯頑心尤退縮經箱塵寂莫逃家丞庶子之譏
藝苑雲蒸誠駭翰林客鄉之對深恐凋零於冷譜固嘗
論索于陳編志不能以過人識不足以廣問戴盆望日
勤無補於三餘坐井窺天智有餘于丑技衡門感歎斗
室屏營然而切覩盤盂之書致戒必謹反復韋弦之義
繕性尤深苟非取則於古經曷足振名于來世虛心實
腹學始類於安弦閑邪存誠念寔同於執玉反觀典學

之成訓爰采孫志之嘉名輒布請祈方虞僭躡豈駑駘
已下尚希一顧之功然爰居何知遽享九奏之禮寒窓
展玩絢兮虹蜺之章素壁高張森然神鬼之護論深藁
石字重璠璣已三復而吝消終九思而感并歎蓋伏遇
某官言為楷範道蘊經綸化閭里之流風愍簪纓之弱
息至誠樂易許傳新著之書雅量恢弘不棄一偏之士
遂令少賤屢獲親承楠敢不躬勵前聞仰稱春秋之筆
恪遵明訓益加歲月之功永念親師以堅壯志

與陳無我論樂府

伏承下教垂示雅詞退揆踈蕪敢居品藻復緣明命之

重庸誦謏聞之迂執筆覲慙通函偃伏切以陽春白雪
之唱和者固希清廟朱絃之音知之尤寡歷觀樂府之
傑出悉為詞林之緒餘良由萬物變化之愈多抑使五
采彰施之非易龍文被寶鼎雕刻益精天馬駕鼓車低
徊益窘貫珠之音空在累黍之器莫傳吐角含商孰分
其清濁析宮合徵莫辨其短長俚歌日煩古調幾廢留
連桃葉習晉世之風流淒切竹枝傳巴人之羈旅江南
腸斷之句誰足近之涼州意外之聲今無是也風聲鳥
葉當由動植之可通霓裳羽衣徒詫神奇而自眩捨陽
關三疊之清怨變南鄉九闕之狹邪樂意生香馮天機
之妙理山光水色換俗子之凡容彼誇刻鵠之工詎悟
承蜩之解精義無二至道不煩靜言思之孰可繼者伏
惟 學士詞華泉湧言吐冰清飛星急羽之秋文傾上
幕投綸沉鈎之暇興滿南山每希白石道人之雅聲以
成黃絹幼婦之佳製雪兒低唱未多學士之風高墨客
廣傳益見咸陽之紙貴楠尊聞唯謹快睹尤先用盪洗
金珠未明於物理以蠡測海徒竊笑其心思狂斐莫裁
涵容斯幸

回宗人袁慶遠教授

同源分流夙感陶公之詠劬躬燾後每懷韓子之碑均

此靈根裒然望姓切以經術基於博士衣冠盛于司空
名節為天下高言非其過歌詩著先人跡時與之俱念
鼻祖嘗客于上虞而耳孫分胙於越土定居鄞水占籍
開封西湖之佐蘇公風流儼在明招而澆太史文獻有
傳光於淳熙錮在嘉泰父子同館繼廣受之美談師生
並朝陋禹宣之異禮京兆踵河南尹之祖武成均慕光
祿公之家聲貌焉遺孤承共玄胄正倫之姒諸杜鑿地
何心子雲之亡他揚沂江有考車書一致江海相逢豈
無它人目以合譜伏惟 教授學士摘詞展世敬業守
儒謂鄧林之廣敷本於一木探崑崙之無底敬作羣川

田歸於齊良非得已爰絕于漢或曰未然驗賦刑之不
齊審受民之有自處祧惟謹繫世是嚴然而內舉避親
昔人之邊幅合族戒令先王之準繩愧鸞鳩之圖南憫
騏驥之伏櫪羲之、別王述趣乃不同康樂之愛謝莊
心誠有得楠偶緣鉛槧久汙絲綸傳呼欣大小戴之稱
臭味鄙南北阮之駢葑室而得明月當道而逢夜光百
世不遷揆宗支之非遠異姓為後幸譜牒之可通敦叙
攸同參承伊始永懷繾綣曷罄敷陳

謝閻學士

東觀英游久欽諸老南州俚士獨守陳編念相望之迴

然知無因而至爾何期銓鑿碑預薦揚惟清切之司存
實作成於俊乂王言之制曰七史官之長有三風動四
方必訓詞之溫雅詔垂萬世在書法之簡嚴維班馬之
良不能繼獲麟之筆而燕許之體難以推倚馬之才藝
不能兩物無全美筆則筆削則削非曲學之可為見所
見聞所聞恐直情而難致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
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褒貶失當時之實掩長卷以
竊歎抱遺經而自娛故魏收以輕薄寡才咸稱穢史王
通雖隱淪不仕獨著元經方今偉績無前太平有象大
禮畧封禪之記純誠汰郊丘之儀聲教萬邦文質二代

追皇猷創業之永傳丕基嗣服之初必屬鴻文以揚駿
德彰施作繪極妙巧於羣工雜比成音合天和于象耳
拔犀之選非易聚毛之長亦難如楠者學不逮人志徒
師古獻漢家三雍之頌庶或可能續周書王會之篇良
非所任揆小材之雕鏤幸大治之作成忘其顛蒙倍以
踴躍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冠冕文藪準繩桃李不言以
成象芳之春松柏後彫而備四時之氣官僚慎簡載籍
肇新爭名於朝難後來之居上脩身以道匪平進以依
沅深慮同升之譏上辱大賢之舉幸相知于氣味迄無
假於聲容楠敢不益勵討論上酬獎援求識李邕之面

當已有期效彈貢禹之冠不幾於贅曰風翰感執筆寫
情歲律云更神休所屆庸致茵憑之禱密調鼎鬲之和

賀鄧善之應舉

茲審講徹臯比班登龍尾蚤居三字極鉛槧之光榮爰
作一經萃縑緗之芳潤朝端色動江左文明切以詞章
之體與政相通禮樂之宜隨時斯舉誠少近古於以酌
今釋訓聲牙固難返殷周之盛委心綺靡殆有鄰齊梁
之風山東之詔令溫然河西之壘書炳在往者諸賢不
競故老云亡掇拾成言編聯賸語形模近巧難逃脫蹻
之譏刻畫傷和殊近鏤冰之累徒畫虎以類狗強令驚

而隨雞事非偶然時使之爾念欲復還其正氣抑嘗深
採其陳編然而木人石腸難以語經綸之事河目海口
要當歸黼黻之才請誦所聞無出其右伏惟某官清言
古瑟雅製方壺冶百鍊之金而成雲雷之奇合八珍之
味以調薑桂之美當下帷之多暇每傾蓋而劇談意得
忘筌神閒舐筆船容萬斛果自致於水中芝產九莖宜
載歌于殿內風嘗相勉今非共諛梅倚馬才踈屠龍技
謬歸來之辭莫擬遂初之賦或尋話茅舍於玉堂當厖
遠想謹蔗漿于金盃冀保天和傾嚮之忱敷陳莫既

壽鄭潛菴

茲審玉宇金明蓬壺瑞藹數環六甲老年已合於上元
福擁三壬申旦遠同於游九江湖相慶尊俎交歡伏惟
內翰學士鬱、澗松昂、楚鶴辨排堅白共誇塵尾之
清言書喜硬黃猶習蠅頭之細字方窮太始之理以與
造物者游陋絳縣老人之年讀清谿道士之易踏龜殼
而一笑持海螯以高歌夢繞故園壽客相期於晚歲情
親近局麴生肯負于良辰楠傾接維新板援寔舊黃絹
幼婦之詞莫擬子墨客卿之賦未能八千歲為秋願致
長生之祝六十養於國佇看優禮之加薄物助誠副楫
瀆聽

回交州潘檢閱

誦子墨客卿之賦竊有激昂聆諸老先生之言深相推
挽審珠玉之將至愧糠粃之在前慶牘未遑翼函先枉
伏惟內翰學士冰壺貯月水鑑懸秋下帷授徒有矻、
窮年之趣閉門樂道無憫、望歲之憂追北渚之歡歌
覽東齊之形勝斧藻樸素丹青炳靈相如封禪之書直
譏其陋賈誼治安之策允謂可侔濯纓益振其高風結
綬良非其雅志金馬門之待詔有類俳諧白虎觀之談
經亦幾糝襍維茲冊府亶號詞林寶書如山汗簡若束
方偃武修文之盛乃立經成紀之初候日影於松階詞

容潤色瞻天威於芝閣議許討論匪慎簡於英髦曷專
美于盛立除書一下輿論僉諧楠學匪遠今才不逮古
重以簪纓之舊猶工鉛槧之勤泉石寫心比元郎之漫
仕山川感興追杜老之壯游過塵幼婦之辭重托文孫
之好有憚其音不知所裁

回冷教授

仰南國之喬木美蔭獨存望西山之慶雲英光猶在居
然傾蓋之幸辱以投函之謙芥藻溢情丹青炳目切以
取士之途不一用儒之道實高賈誼少年憂國之策允
著馬周逆旅入對之疏密諧法如牛毛賤若魚目將望

然而引去寧挽之以必來方今人文交修禮樂備舉金
馬碧雞之頌可被弦歌赤麟白鴈之祥宜書竹帛孰為
稱選僉謂當仁伏惟賢良學士溟海扶搖清秋沆瀣圓
冠方屨儼魯國之舒徐漆簡汗書補羽陵之踈畧寶氣
橫鬱天葩芬竒方按轡以徐行羞登途而捷進青氈舊
物行廣高門白水同心益窺雅志幸雲龍之有應成針
芥之相投遺以十朋之龜貴若連城之璧有味其旨固
難和於大羹無德以將敢亟酬於襍佩銘膺感幸占對
簡蕪

賀吳編脩

茲審疏青汗簡錫寵身章史官之具三長英髦慎簡聖
經之法五始盛事特書荷針芥之偶投慶雲龍之胥會
伏惟編脩內翰篤志精白結交老蒼審黃鐘於希聲灼
知律呂嗜昌歆之古味允適酸醎維懷寶而深藏終待
價而一試筆耕云舊學殖馬窮楠師友川流獻文日墜
喜而不寐類文子之同升樂以志憂慨宣尼于往昔斐
然贊美蔑以效規

壽貢仲章

月暈虹蜺藹南漪之五色春浮花柳揆東作之平分孕
彼玉人瑞茲寶運伏惟某官池塘逸興金石流波懸弧

表四方之心遠游結駟落筆擬千古之作長嘯彈冠爰
東方之偷桃專北門而視草蓋將旬五日而後返抑亦
二千載以來歸楠善頌莫陳雅遊屢接沈香亭北行催
芍藥之詞白玉堂前愧伴梅花之直薄儀侑祝副穎瀆
清

賀鄧善之修撰

伏審儒林著望詞苑儲賢超近署之清班贊中朝之元
化光膺異數允際重熙散綠肺腑之私庸寫胸臆之蘊
切以王言之制始分於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故便於
宣讀者必資諧叶而直以訓告者當務簡嚴作者數公

流為末派學疎而才勝每師浩汗而失於粗疏記贍而
思遲必慕數腴而拙于裁剪鳧鶴不續蕭蘭莫分蓋洗
金以鹽當研物理而攻玉必石有假朋從歷年滋多此
道不競歲名淵默莫窮龍虎之變騰處友善柔徒忻牛
馬之奔走望風隨其臧否疾才撫其短長有符東晉之
清談自謂西都之舊作昔君實不為四六語未嘗失朝
廷之尊而溫伯輒草廿二麻豈害為錢穀之吏必其為
士其何敢言然作新斯文是在吾黨復古之道誠惟今
茲起八代之衰昌黎固專其事振五季之弊師魯亦預
有功樂在羣居道無孤立伏惟修撰學士丰姿凝湛雅

量韜深大音希聲儼一獻九奏之意玄酒不和成百拜
五行之儀中和養其本根英華發於情性譬若夜光明
月象咸以為寶珍方之威鳳祥麟人莫窺其形狀陳太
丘之容象王茂弘之畫惟以為黼黻帝猷曷取竟寧之
事丹青神化獨追正始之音楠幼讓門功早親庭誥探
諸老之源委不知者謂得異書道前賢之心期無聞者
猶訊曲說惧廢三槐之緒聊希五柳之恬為可汰之技
官守不求之朴論要蘄傳後寧望叙遷欣睹除書缺修
賀記幸燈火平生之舊道江湖相忘之言人皆曰賢亦
既遂彈冠之願老而能學當益思炳燭之勤敢效頌規

斯為處與

回趙太社

伏以豎燎扶朝陽之光敢居斧藻贈貂得明月之報庸
謹襲緹三復先猷重陳素款切以屬辭比事匪遵魯史
之舊文微顯闡幽允正周王之太統無傳而著惟道是
明然而獲麟之箋有隣神怪矢魚之訓詎止觀陳紛然
賣餅之訛藁爾垂旒之喻泥天正於長曆循夏五之闕
文郊用辛而非長日之時禘尊祖而禘園丘之謬清言
何補墨守徒矜投膠澄百尺之潭引髮舉千鈞之重首
勲啖趙心學邵程義理精明賴先儒之啓迪權衡輕重

資前哲之贊揚嘗窺西周之簡編深陋後王之典禮致
太平者猶有羣議言五伯者殆無全人廢學熙寧卒致
為戎之歎尊王慶曆遂多刻吏之嘲人物眇然年運而
往伏惟大尹學士山林圭組燈火詩書返袂高歌法天
時於五始下帷坐授悟人事于三微載惟先正細甄奏
對之書是為後學青箱纂輯之式集孤于腋端有假於
翼成洗金以鹽良永慚于疲索揄困學有志強仕無功
百年鴈塔之聯登季世龍門之末至藥胥皂隸捫心有
感於同時管鮑交朋掉首未逢於知己翕然針芥終以
絲蘿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豈無好學二百四十餘年行

事幸睹成書擁篲以陳袖函非禮尚祈矜采俯賜鑒融
回趙太社鄉飲

習鄉上齒咸推大里之典型隆禮尊賢幸屬貞元之耆
舊矧蟬冕三公之地在臯比一變之功人物眇然年運
已往於粲雙魚之牘孔昭二馬之期入學祭典修願廣
太平之盛事升歌主人獻敢隨後進以同登

回趙太社

切以百人逐兔祇益苦心一朝解牛敢煩敏手念洛社
久存於鄉約而社陵或廢其家聲宰肉莫均拔毛不與
仰止金刀之禮樂陳茲典午之春秋無以易堯不如歸

趙粲飛函而禮讓堅縮袖以勞謙君子是憂貪人斯幸
潛魚畏餌雖自潔於水中羣蟻慕糞卒相緣于堂上其
為計則得矣獨竊議其可乎難以立談終祈卧治匏五
石而無用其果不能粟萬鍾以何加願茲可陋貪謀懔
切重瀆矜融

壽徐德剛

七月
八日

和

涼生兔子瑞應麟見玄祖流芳歲遠猶傳其玉覘黃姑
停宴夜分端俟于銀津家聲之克振可覘宅相之深期
有在楠陳人愈拙妙語莫工望閭里之葱：阻舟航而
耿：九五一日壽願益窮皇極之書四十不動心矧已

開中年之表簿儀侑祝善頌增情

謝程承旨

爵人於朝已甘遜避譽髦斯士忽被選掄小已惟驚大
鈞有自切以王言之制炳若日星帝令之行潤如風雨
三代訓誥誓命之作理雖同而體寔殊累聖歲月日時
之編事若近而書貴備簡嚴足以成信史清切然後為
人才：非甚長藝莫能擅皇明啟御文治興圖漆書汗
簡之竒來者不絕金泥玉檢之陋却而未遑寬大之詔
數頌遺逸之聘屢舉宜得鴻碩以贊雍熙大鵬乘風乃
鷺鳩之斯集長鯨失水顧螻螻之所凌憫涇渭之孰分

慨薰蕕而同置拾芥而取青藜彼謂不難相馬而視玄
黃曷云有遇炙手可熱涌氣如山生能齊言豈莊嶽之
所變恥與噲伍何淮陰之過高惟末俗之寔繁斯南士
之不競離明有照渙汗聿新鍊金於陶冶之餘奠海於
剛鹵之後聚毛雖翫擢象是精懸水鏡於廟堂今茲選
衆審銓衡于臺閣夙已簡僚閭巷駭聞江湖翹首楠之
不佞人能具言性褊介而弗通學固陋而無補少承諸
老歆窺龍馬之祕圖晚效一官深愧虫魚之曲學守西
樞之遺緒望北門之後塵侍坐松階占對或言其可教
散襟茅宇倚歌人數其太迂雖慙殺青之工僅免尸素

之誚既云美解寧敢強留蒼狗浮雲幸逝物論白駒過
隙謂失事機蠖久屈以奚伸鴻已飛而何慕私以恤緯
之謏見敢言出綍之奮章知之非艰試可乃已泛觀唐
在歷考宋朝元白才高必授題而方拜歐蘇望重免給
札以即真誰謂秦無請送隗始惟智行其無事於人何
所不容然而爭進駢肩一兔詎堪其百逐旁觀袖手前
禽終失於三驅彼非招而不來羗奚為而遽集議曲鴟
閣功在鑿坡共蓋伏遇某官間世宗工先朝元老文諧
律呂八音振而四懸成智合著龜六虛周而三極建既
任棟梁之重彌深參朮之儲謂立賢無方當視朔南之

員幅凡成人有德豈狗州里之遠遐夾袋初騰青氎已
復楠蒙恩若是圖報謂何欲酬國士之知願假客卿之
對承明三入莫能書赤麟白鴈之祥滄海重遊要飽識
燕鳳天吳之異寸心有在千頴莫殫

謝李承旨

五載舜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氎三已何慙重
未有覲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密而
熟於憲章尚精敏而達于事勢欲取個儻絕羣之士將
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違寡言之人必致脂韋不稱
之弊原昔養才于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廊廟之時文

治日興皇猷淵嘿委諸元宰於以彰衡石之無偏詢于
輿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簡乃僚肩摩足
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穴處之隱接浙以來矧聲教久
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于蠻貊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
如苦蕒之蹤亦預陶甄之選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
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傳巖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
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益著匪躬之蹇以匡王室
其代予言惟宮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願
因知己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
方今輿地紀載悉歸於梯航觀闕會朝相望其冠蓋東

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赦愈多則奸
媮之滋幸理錢穀雖號為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
樂寔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尚敦
朴素以去竒袤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有武弊
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燃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著
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一其酸醎成錦易工其萋斐有
懸高鑒奚假諛言楠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共
傳敢謂未然為瓦注以自怡不幾於侶當朱門炙手之
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遂山中之
樂思蒙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披心操觚將何為而報謝

念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
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墻深愧于烹餐曷稱獎提
唯肩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
稚子候門于夢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藏

賀曾提舉

茲審望領儒先道光王化宣尼乘桴之意豈果居夷幼
安度遼而還殆將易俗登瀛可俟艤舟以須伏唯某官
妙思春雲壯懷秋水掣鯨魚而游自嶠竒觀畢陳踞龜
殼以挹浮丘妙言合奏身寄神烹之陸海胸藏東壁之
木天允議居中詎宜補外旃屠龍技拙倚馬才疎詭御

以告王良則云豈敢執鞭而慕晏子尚或可能不腆儀
羞無文敬在

招俞光遠入塾

七歲入小學幼儀深著於曲臺三年通一經俚諺敢誇
於東魯先猷滋遠穎識無聞空多老翁不量力之譏莫
慰大賢願汝為之意伏惟教授學士矻頑妙手注巧良
模樂矣誨人陋孫寶之避舍幡然就道知李耳之入關
談經排狗曲之嘲挾策恥兔園之固以身狗道初何媿
於古先辭富居貧益有覘於雅量尚煩負劍辟咤之訓
以成灑掃應對之儀虛左以迎側躬而俟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啓 疏附

回宣城郭教授雷煥

江左諸賢夙慕敬亭之山水洛中九詠肯言京邑之風
塵捲簷而賜壁一雙憑軾而下城七十竒節矯亢高名
激昂伏惟教授學士藻思春雲丰神秋月子綦隱几立
言深愧於炎唐林宗塾中置論匪鄰於危覈脫穎悟折
衝之敏羨研窮肯綮之情流涕力疏于治安多病恥陳
其封禪懷章宿邸知富貴之有時棄繻入關審功名之
可卜方盛世興賢於郡國詎長才抱道於草茅雲龍類

從冥鵬運徙遴選金臺之彥孰敢居前深藏寶劍之篇
豈容緩後方爭求而識面謂昂來以解頤顧懷刺而却
行將舉扇以疾避長箋鯨掣節室珠輝楠學殖塵荒經
畬德墜儒林丈人之原委老矣無傳子墨客鄉之詞華
終焉自失每念空餐而增戾誠思拔茹以避賢位卑語
輕望淺任重吾徒掌帝之制弗稱絲綸君子贈人以言
有慙芥藻永繹其旨不知所酬伏希亮察

荅郭山長

家近神山那有望瀛之想祿尸玉署每深玩歲之羞將
賦式微之歸忽膺連茹之寵捫心悸惕揆分僥踰楠智

不逮人器非越衆老而能學永希賢士之勤樂以忘憂
欵述聖門之志考茲盛代尊彼儒流選部推毛之精崇
文拔犀之舉謂南士後至難效廬前而靈胄遠尋所宜
隗始白駒空谷振鷺西雛有來琳瑯之書彌重錦繡之
段客師之遇跛男子侶若例之汾陽之許謫仙人於今
驗矣襲藏是謹傳寫惟驚

回府學觀禮

瀛洲清切甫賦歸休類水肅雖遠嚴秩祀方謹陪庭之
儀注遽承異牘之詞華進執豆籩升聞金石唯素王道
德之懿合蒼姬文質之宜謂危坐光榮不幾淺陋而成

令炳著斯為故常深嘉潔已以作新共企傳恭而復舊
奉璋相事敢居髦士之先執禮導前難免鄙人之誚

荅朱生

一還故里分安野鶴之間三入承明衆審黔驢之技櫛
髮淒其已化捫心省以獨慙粲然霞裾申以冰繭葑室
獲兼金之耀衡門駭織翠之竒伏惟賢良學士汗簡功
深韋編思切議詞章之弊肇於楊劉發騷雅之幽擬于
屈宋卓出襟比為律呂五采一就分等夷靡然變藻績
之工綽矣成灝噩之古然而明理者鄰于直致修辭者
萎於曲裁謂箋記止媚上之文能之實少而制誥得倣

衆之體作者猶難楠金匱在官青箱家學嘗自處於木
鴈深有哂于土龍史乏三長敢述馬班之制作經迷五
始莫推啖趙之淵微事與願違志隨年往幸睹清修之
標度得攄磊落之襟期針芥有投漆膠彌固贈以錦段
拜雖函以莫辭酌彼金壘禮未成而先醉輪囷有感厓
畧是酌

回楊編修

綴班玉署悵諸老之川流晉秩金華撫微躬而涯返選
由鼎鼐事駭播紳方櫻按劍之疑忽荷遺殊之贈伏惟
編修學士文裁錦段思湧繭絲目無全牛論固輕於餘

子智專老馬語或齒於陳人每憐炳燭之勤能破炙轂
之辯嗜同昌歌玩比懸黎既接壤於片雲復盍簪于中
禁事云有幸時不偶然旃久困京塵宜收朝蹟望蓬萊
隔弱水肉羽難勝歸鄉里授諸生丹心尚炯敢曰褒拂
庸馮摧巖

賀臧戶曹七十

光分華旦瑞啓稀齡兕觥以濟公堂允資禪贊鳩杖而
游鄉校寔賴主維人瞻壽骨之有傳天挺蜚聲而彌壯
旃陪游再世縻繫一官望廣顙之欵錢雲烟縹緲想修
容之姑射冰雪湛凝侑慶薄儀別陳副楮

回韓知州

伏承劄翰俾篆額顏詳讀再三莫殫萬一靖維先正按
察相公智謀超俗勇略立勛東西戰壘之出奇左右屯
田之擇便矢穿楊葉彤弓昭 大帝之恩斧破豫章金
符儼百神之助烏府藹澄清之譽紫樞彰鎮靜之謨薦
士惟公共擬巨源之識量聽訟以理未夸廣漢之精明
至若更異代而振家聲以孤兒而傳宦牒績為罕匹人
所難能編摩已著於穹碑揚厲宜歸于汗簡伏惟節使
相公窮神述事立身揚名繼在象賢牧守之任相接為
政以德撫字之念彌加安陽之圖譜可尋潁川之風猷

如在昔聞惟二今見其三某演誥罔功紬書無補龜跌
屬鼻幸附驥以托名蠶尾參差願濡毫而作傳尚賒叅
覲統冀鑒融

壽史允臯

數周甲子壽開絳縣之年瑞後中和慶萃金閨之彥槐
堂馥郁榆社惟榮伏惟某官服食願神希微養智撫松
筠而閱歲霜雪不移調茵鼎以樂天烟霞自得方將友
安期於瀛海揖子晉于緱山坐觀盛衰笑視今古招邀
親黨願成二老之風流約集耆英共繼九賢之真率薄
儀侑祝副楮別陳

楚甥定鄧氏

西州勝士久欽翰墨之芳南國故家自笑冠裳之冷幸
托根於外氏獲聯蔭于清門不假揄揚遂諧婚對伏幸
某封
德參女史訓服姆師從子公楚習有童
心才猶凡器每慚鐵鑪步之誚敢意玉鏡臺之緣敦義
有加申盟無數陳不腆之幣爰以敬初叶和鳴之占永
言綏後臨風瞻倚執筆感愉

趙氏請婚代作

明珠當道愧無因而至前幽蘭深林敢不採而自佩庸
假蹇修之力允諧懿氏之占伏惟某
朗鑒冰清義襟

河潤品題吾黨合閭里之衣冠縑藉斯文振家庭之詩
禮有懷聯事歸擇賢宗不煩千金之致辭端藉七寶之
合月翠屏宜晚行叅羣從之遊白水同心益覲片言之
助輒干將命恭候報音

長女許適趙氏

西府垂芳遺編僅守北門視草一疏獨高興懷二老之
盍簪屈指故家之傳笏前言儼在嘉命是恭伏承令姪
同知壯慕直清仕版方堅於冰蘖而楠長女某幼遵婉
婉閨儀粗習于絲麻眼空餘子之隨群人議乃翁之擇
壻察其素履終以淡成萬里遠歸自訝子平之拙百年

偕老願諧敬仲之占腴禮莫酌副書以載

次女許適趙氏

漢庭甲乙曩已托於同年商邑後先適相符于十載仰
止青雲之素歸然喬木之存施於孫曾成爾姻婭伏承
長令嗣學士思深象管譽已藹於階庭而楠第二女某
工謹鞿絲識粗遵于閨奧未習競夸其侈靡吾徒宜守
以儉絕此道清風斯盟白水仕非為貧也願早觀金題
玉躒之奇言得無訝乎已預述竹筭練裳之簡有嚴報
禮庸謹副楫

回余氏議婚

成季之勲象賢是嗣有媯之後教順惟慙念修程方厯
於冰霜而賤跡幸安于田里事遠相偶時何敢違聿來
金薤之華申告瓊茅之吉悉蠲繁縟以奉周旋直道而
行固官箴之攸謹外言不入在閭範之必嚴匪惟弱息
之有歸益見清明之足法奉板輿而調鼎膳所願事姑
入玉堂以復家氎敢云傳婿莫攄喜臆庸致規言

季女許遠余甥

百年事契仰止高曾再世婚姻施於姑姪念造端於幼
歲獲締好于今辰允自氣同抑光肺腑伏承令姪灑掃
應對久遵壽母之規楠女保抱携持夙賴大家之訓展
矣衣冠之緒凜然孑治之傳人亦有言吾為此懼魯衛
兄弟禮已判於立談秦晉甥舅事益難于坐視勉焉亢
植稱爾獎提

叔女許遠史氏

秦晉甥舅之國論世可知朱陳嫁娶之村披圖儼在惟
華閥孰比肩而擬乃衡門爭接踵以前盛德有容寒宗
奚讓伏承令姪孫承奉衣被儒素綺襦之習靡聞而楠
女幼學女工擘絲之精未解念宦遊久塵於當路而婚
姻馴致于失時立談璧雙訂諾金百練裳未備敢云九
十其儀鐵研可傳行奏三千之牘

回史氏聘

宦路因循莫酬宿諾相門清遠猶守舊規荷崇篤之愈
加審婚媿之攸自書來尺素禮重兼金歌標梅之詩懷
唯有慊放投瓜之報愧莫可言

謹請婚史氏

元老傳宗專清名於碧江彌甥承緒徵餘福于滄洲百
年婚媾之孔昭再在姻親而允著伏惟某官某封

內閨服習手締繡以益精而楠男璧水從游躬簡
編而粗謹惟闕閱吾徒之當保何問閭餘子之爭前謝
彼濁流成是古道納采用鴈欲男女之及時端策拂龜

審公侯之復始敢陳薄禮庸載副械

牟氏招贅書代作

中年婚對每深禮本之思晚歲家聲猶守儒林之舊盟
既諧於築館事宜免于御輪老矣無能視之猶子伏承
令嗣學精細帙才詎止於莫前而楠女其功謹繫絲情
難離于膝下受餐願同其甘苦奉匱深謹於寒溫既重
久要敢辭先施青氈研在願言翰墨之有傳銀燭屏開
豫卜門闌之多喜

疏

易州文廟疏

聖人之道極覆載莫得而踰神明之通若淵泉無往不
在維上谷之古郡寔陪京之奧區脫戰國任俠之風服
五經仁義之訓化行衿佩家有衣冠然而揭虔妥靈廟
堂之制未舉設儀辨位籩豆之禮莫施雖像設之教啓
於後人而神棲之宮見乎累代事關我華天佑斯文類
宮作詩願同功於史克鄉校有訓豈專美於鄭僑敢不
盡心聿采胥宇羣飛鳥章佇看不日之成玉振金聲共
享無言之化鄉里樂助庠序增榮

贈陳無我凌波圖疏

右軍換鶯經不了前生之債東坡賣馬券要求身後之

名然而畫餅豈足充饑須信望梅亦堪止渴菊南道人
璠璣古學瑚璉雅材江漢秋風付經綸於獨笑冰霜晚
歲寄漫浪于一官啜苦茗而論事不休坐胡牀而倚聲
自若寧為雞口任刮龜毛丈夫豈願憐出門何礙平生
不道乞對鏡奚慚信天公之記已成孔方兄之交頓絕
雪車豪士會須奪吏部之金秋水達人寧復貸監河之
粟知心惟一具眼無雙

張玉田歸杭疏

采藥神山悟朱顏之今昨呼猿靈鷲勞清夢之去來要
當青鞋布襪徒步徑歸誰信黃絹色絲空言何補弄笛

恨邊雲慘澹坐窓惜江月淒涼落葉孤尊無復金貂之
慷慨古梅千檻空懷玉照之風流食肉之相已非解牛
之技焉用焦桐未遇斷木自慚風雪江湖肯後當時之
置驛交游金石定先桑子之裹糧鄙騎驢灞上之寒遂
跨鶴揚州之願膝行而謝相載以歸燈火話平生慰老
弟兄之白髮詩書娛晚歲還名祖父之青氈恩極無言
情陳有覲

周可竹移居疏

借車載家具已知生理之疎騎馬傍人門可怪言詞之
拙相期青眼少慰白頭可竹教授清比叢蘭矍如整鶴

無殘杯冷炙之色有簞食瓢飲之安鼓瑟授生徒近馬
季長之標致隐居任漁釣入方立英之品題幾經茅屋
之秋風厭聽小樓之春雨烏鵲三匝鷓鴣一枝欲尋菟
裘之謀難課兔園之效昔和靖處士享西湖之樂不以
告人然康節先生買天津之居嘗聞醪泉既自慙於啓
口要當會于知心不惜一言毋煩屢請門多長者共成
來往之懽尊有賢人不廢倡酬之造御閣佳話湖海高
風

許略教入館疏代作

道喪於千載之餘談經者逐章句之末士奮于百代之

後言理者析天人之微不有淵源孰為矩範某學優聖
域譽藹儒林光風霽月之心胸莫窮其蘊清泉白石之
志趣所養者深名羞少室之山人衆羨閩西之夫子得
英賢而教育終愧顛蒙美盛德之形容莫殫善頌却前
而請虛左以迎

趙太社刻春秋法度編疏

列國寶書慨混茫而亡紀三陳鐵槌洞消息以深憂永
瞻黍離之遷迄成葵丘之會蒼姬凜在素王是專考牛
耳之盟悉淪於誣矯推麟趾之應莫抹于衰顏匪惟凡
例之嚴是曰筆削之正然而隕星退鷁非有貶褒歸賈

求車寔渝典禮直書其事足以誅亂臣之心曲說以箋
殆有若法吏之口三傳角立羣儒孤疑維昔師臣侍經
白虎今有賢子紹業青氈討論無歆向之嫌文獻續間
平之美年運往矣風猷儼然幼讀父書若擣珍以和於
舉鼎老嚴家訓雖嗜芟猶守于加籩泯然御校之闕遺
爾世鄉之淪摩願廣傳於琬琰庸不墜其箕裘白首書
成老遂殺青之志清門人在益章壽梓之功

戴先生刻遺文疏

羊公峴山之碑深懷身後白傳雜林之集豈校自前是
以壁中之藏咸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

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夫道志
於古者或知其非爰舉耆先以告茂異剡源子少負奇
志晚成大名漱六經之菁華窮百氏之原委如得温璞
以琢連城之璧若裒吉金以合四懸之鑄世方尊崇老
益平實夫既人慕其學是且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
誰執十年之計在水底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
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穆恭軍市上之酌敢求笑價蔡
中即帳中之陋徒蔽修名

尚仲良利醫書疏

類長沙張冲
景書為十圖

欲觀日月星辰疇咨繪畫多識鳥獸草木具訓傳模矧

左圖右書之教備存內禁外衛之微莫辨張長沙類四
證以明治病之本朱南陽衍百問以推用藥之原其書
雖完厥理難究爰有多聞之士聿成一覽之圖考百藥
之君臣推五行之母子分弦濳於坤艮別表裡之陰陽
若遊建章咸旁通其門戶猶入武庫悉能名其甲兵允
得於心如指諸掌欵推己而傳世必假衆以全功張廣
樂于鈞天詎資昕熒挂高堂之素壁端便覽觀共勉揮
毫所祈刻楮

陳晦父致仕還家疏

挂冠神武注晚歲之蟲魚歸老鑑湖了餘生之麴蘖駭

士林之一見合選部之二宜喜在眉端春生足下湖西
致政陳教授長村韞匱敏手斲輪破帽塵侵不辨支離
之粟矮簷風急徒賡翫廢之歌鳥信天以無愁揚厄閔
而彌老李太保亦為之惠米固已眼青蘇司業時賴其
與錢終憐頭白漫浪江湖之迹淒涼山澤之癯囊無一
錢室如懸磬扁舟下吳會願共謀扉屨之貲騎鶴上揚
州庶益遂衡門之樂

金陵鄭生應炎道士疏

北闕上書著咏受嗔於唐主南山種豆貽言增禍于漢
朝生也有涯安之若命金陵鄭生精神玉潔辭辯春霏

負笈登途謂功名之來可立致下帷講道審義理之得
為無窮淒涼灤水之懷情隱約金陵之夢寐將置身於
方外行抵掌于人間柱史猶龍匪宣尼之私論塞翁失
馬記莊叟之寓言斷於乃心告茲多士青精顏色深培
橐籥之功白日羽翰必假刀圭之助渝盟天厭效義風
後

真定劉謙文葬母疏

貧乃士之常命有拘而淹屈孝為行之本力不逮以因
循歷觀聖賢考傳記脫駘之贈成於斯須挂劍之酌
定于往昔蓋惻隱為人之固有而慷慨則在所共難謙

父提舉臺閣蜚英江湖漫仕卽潛衰矣葬百甕以自怡
吏隱蕭然粟五秉而誰助假墻壁以葬其慈母閱年歲
莫返其故居雲聳松楸難合延平之劍烟迷鄉國似隔
蓬萊之山傾麥舟蓋有其人指米廩當繼其事古推任
恤義濟厄窮觀百金為壽之詞誠為過舉輟一朝享客
之費是在勝流凡我同盟知此非惜

史朝甫塢金疏

衮繡舊坊痛冢擅之羽化簪纓故物存遺趾於霜餘非
假熏修曷能永遠昔梁公有廟以香火而綿長魏氏故
莊因耕稼以蕪翳肯堂之志敢替居室之資孰謀矧此
地號寶奎湖通碧沚四世五公之故躅十洲三島之仙
蹤道氣分紅塵之囂勝槩接紫清之邃王珣捨宅虎丘
之跡彌芳賀老葉家鴻禧之傳益著願憑泉力允成勝
因

鞏子固塢金疏

顏淵希聖簞瓢之樂有餘揚雄好立甄后之儲不足道
之充者身愈泰心之廣者貧益安子固經歷游藝精深
養神怡靜因五行而知貴賤響若著龜閱干官以審盛
衰明如水鑑腰難折米口厭言錢監湖之粟誰償吏部
之金莫奪廣廈寒士之願古蓋有之締祀故人之情今

斯可矣一時傾蓋相與揮毫

奇禪師住天童疏

身隔片雲更上玲瓏高處心如止水久明清淨本源行
藏不假於修為去住靡容手擬議僉言推挽一笑承當
天童怪石禪師潛雷在淵美玉蘊石法筵擊拂大辯若
訥以難窮丈室蔽門掩息如灰而莫測澹兮守僧伽之
鐵鉢寂然護摩尼之寶珠不滯一方難違衆論雲無心
而出岫允稱拈提水有時而回川佇看興復祝腥王壽
作天人師

冲禪師住補陀疏

平湖春藹久居水月之上方絕岬雲深要識海潮之瑞
相雖神化無形而應感在世緣即境以守真選衆維公
當仁無忝伏惟補陀太虛禪師澄源心鏡懸河辯鋒藏
室眼空一滴果投於巨壑石盤手透正宗允紹于東巖
對達官不下繩牀示諸徒靡煩禪板瞻惟寶刹上徹紫
宸香幣絡繹於道塗車馬駢闐于島嶼發乎邇見乎遠
變現莫窮左畫圓右畫方應酬非易敢煩主宰庸闡拈
提小白花香證西天之梵語空青水影印南海之圓光
顯大士功祝聖人壽

壽國堂師住廣恩疏

法王寶刹殫億劫以莫窮盛德佳城考五傳而必復維
樞庭奉先而結構寔木菴受畫以拮据子為孫、為玄
初無間隔公慚卿、慚長卒致荒蕪羣議交訛諸方竊
笑伏惟某溥洞下之旨益密為山中之行最尊他鶴還
家飛錫歸里翠浮松柏儼竒觀之舊模金透簷楹增清
暉之秀色祝彤庭壽廣綠野思

南州十六觀重修疏

想逐心生由思為而攝以觀行隨誠丘積空假以歸于
中推西方清淨之樂邦解羣生昏垢之苦海法智尊者
開講席於是山介然比丘肇化境于此地十六觀空炯

銀樹之光明八千由旬儼紫臺之芬郁坐無虛位儀具
清規巍峩髻三聖之現前拱衛恍諸天之如在若茲妙
所乞勝它方壞空乃算數之循環變幻成劫灰于瞬息
睽維名郡素號相御信士孔彰法身不昧陳諫議以筆
墨為之翔贊史中令傾金帛盡其莊嚴古與今同事由
衆舉掄榎楠於澗谷采丹蘄於陶鈞蓮花湧七寶之池
貝葉集諸香之案雲興膚寸徧龍澤而有年毛積毫釐
成狐裘之無價以斯功德作是因緣庸報皇恩咸增佛
果

永禪師還定水疏

百年得意大槐宮真成有瞬千載還家華表鶴今喜重
來山林以之鎮浮松栢為之改色去留何礙出處無心
東州老禪骨格古蒼宗玄真淨沙盆之破已補佛法無
多寒崖之意如春機心盡掃厭聽蕉窓之點雨竟歸茅
屋以看雲塚間之約遽忘菴外之事漸識微我弗顧盍
歸乎采一宿閣中寧許當年之掉臂三生石上會須今
日之點頭水已歸東車容虛左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

如來四十二章已成經論天台萬八千丈難與度量爰
開祖庭以揚教觀儀公講師心懸水鏡辯雨天花跨遠

道以獨游觸緇塵而無染方且寄吟詠於畦町之外追
談笑于江湖之間惠勤來京師歐公嘗進而與之語文
暢遊河朔柳子亦序以壯其行二美適同羣言允愜挽
之不可去矣奚求飛雪懸崖拾枯薪而煮茗清風夾徑
對明月以倚松迴絕見知益增定慧

真禪師住定水疏

古人塚間樹下是大道場彼處山色湖光乃真長物雖
三宿恐成知見然一擊終有本原飛錫肯來虛車以俟
真公長老松源嫡嗣竹閣儒流大庾嶺擲衣了無諍語
雙峯山舉拂乞謂報恩卧白雲以送千帆之飛斟酒泉

以展一鉢之供為仁由已斯道覺民今年負勝舊年幸
尚有卓錫之地東澗水流西澗儼相望埋土之所壽祝
三宮道叅七佛

寶林塲重建疏

如來以不二心作浮圖相至人以無縫手成宰楮緣瞻
茲寶林名冠東越平地湧起寔許玄度之聖因茲山飛
來有徐會稽之妙句徐浩詩茲山昔飛來雖佛燈之相
續奈劫灰之屢更萬里有行七層儼在中殿記靈山之
會已為天下之先康衢歌擊壤之謠共效封人之祝雖
云具足要在合尖願力精專等童子聚沙之戲神通溥

博謝育王使鬼之能舉筆生風成功不白

東嶽興造疏

三宮空洞之中上通寥廓四海幘員之廣實有主維古
稱岱宗仁並木帝伸為神屈為鬼端假去來生者養死
者歲必資旋轉三千餘里之太岳七十二司之真官爰
謹鳩工用嚴象設居士垂鶴髮而成勝果詎止一年懷
州號龍興而闡珍符永祈萬歲丹青之費雖廣黑白之
業可消煩孔方兄之點頭須褚先生之落筆五穀熟而
人民育造化功深三階平而陰陽和生成道廣

西隱道院重修疏

賀祕監千秋之觀門有水雲王大夫安化之廬居多竹
樹爰宅清淨以成勝殊然而絳闕蕊宮乃梵靈之所幻
蘭橈桂棟茲地產之所為若風落山木葉盡脫如舟在
水波浪相凌故卦氣示還返之方而丹經著補服之妙
此惟人事必假象修告於棟梁視我墻屋華表驚其如
故鬱羅儼以常新俾來以圖還十二樓之森著神降之
福祝三千歲以遨嬉

脩桐栢觀疏

福地七十二所之最允屬金庭台山萬八千丈之高寔
通丹闕維王子乘雲而稅駕至仙翁禮斗以建壇谷神

闡靈山君集異瀑水千尋而橫練松花五葉以垂珠與
公之賦曲盡其瑰竒擇木之碑悉書其遠始瞻茲寶殿
乃開元皇帝之經營考被漆書肇司馬山人之展布歲
月屢經於代謝風霜曷任其枝梧羽人停鶴以興嗟客
子控驂而問故魏峨道祖必資蠖濩以遙迎縹緲虛皇
宜假靚淵而崇奉計匠詎涉旬之可集商財非積萬以
莫能瓊臺何昔日之易成玉局蓋一時之神化匪資柱
石曷濟津梁鼯鼠飲河願早貸清溪之水精衛填海當
有憐白首之心烟霞改觀以翱翔草木懷新而鼓舞祝
崇萬壽道贊重玄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楠近奉勅牒授楠前件官拜命以來實切戰汗自
惟庸駑俚儒濱海蟄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
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覲思
欲上報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
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寔
惟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
有待幾三十年得非睹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

故由是而未舉也。楠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敬禘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罍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是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奉漢高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學使魯兩生號為知禮其補亡正誤當不至如叔孫通綿蕪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鷄之頌茂陵封禪之書楠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懷區

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不應濶畧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坻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缺佚備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禮文豈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楠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禮臆為之刑禮經廢缺殘

灰斷壁收合於西漢之世名為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
秦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違異於五
經者旁通曲會皆得以合自漢而降言禮者悉本于此
愚嘗細繹經傳尊聞審問繫先儒是證郊社大典秦漢
而下莫有疑義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郊非圜
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日正夫天無二日是天尤
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
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或以變禮者為正作祭天名
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
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

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
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
繭粟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
有改增羣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
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
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猶至日之不
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
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訓私不自
量揆妄為之說實有愆焉鴻藻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
以折衷而深證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表楠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郊祀配天者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謂五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本文而外之其說紛襍良由天與帝之號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

說是矣是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義也由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天上帝梁則曰天皇帝至唐始曰昊天上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夫從祀于是郊之所至為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

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又謂禋祀五帝為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以歸於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為天自今郊祀惟昊天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黃幹泥夫鄭學謂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為殊

昊

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說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岳言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于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為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為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子明

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于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為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土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牲止于五帝小司冠之實獲水納享士師之沃尸及上盥皆止于五帝詩書

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帝未為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為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此九祭也王肅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為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思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謂壹而五帝之祀同為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為九祭歷代尊

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
證鄭大之五天帝不得為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
郊為二者分帝為太微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
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
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祈穀之
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甚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
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
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
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
蟄之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
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
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
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巫之舞雩皆不
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某者則歌笑而請禮之變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
紀其旱哉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
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
而歸者非歟又按鄭註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
之壇明矣詩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

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為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為證是狗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於上帝師行之類於上帝天地之大哉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於天孰謂雩旱而可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為一明堂為二此謂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為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於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鼙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鄭康成釋以為禘祭又謂天神為北辰地示為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子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說牽襍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皆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子圜丘也况大司樂前云奏太簇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寔異則當以黃鐘大呂雲門為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

也亦當以太簇應鐘咸池為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為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為北辰後來紛々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思孔穎達成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鄭氏天神復釋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為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于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為之耶抑亦為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

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
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園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
之而不敢明謂其事若謂南郊即園丘北郊即方丘不
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園丘之
制不得合而為一謂祀天於園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
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
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所以盡文亦宗鄭之
說而微異崔靈思義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園丘園
丘即郊之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

周官傳會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誤故為之辨新安
朱氏亦疑大司樂本文五峯胡氏非

園丘天神降地示出
后土即社議

見文集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
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
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大者
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為三祀非祭地明矣
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
郊為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
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直謂后土黎所

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神不言后
土社也其荅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制禮
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神不得為社至于
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違戾特
甚啓歷代之訛謬寔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
孔注曰社也秦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名誥之社于新
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
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秦誓曰郊
社不修禮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
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

復

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
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后
土即社鄭氏之釋太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為是而復有
所疑而不決於是荅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為社四者
之說更相背戾而方立北郊後為二說終莫能定至胡
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為祭地於社猶祀天子於郊也故
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
後用太牢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
禮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
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

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人
 定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
 庸郊社亦以社為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之
 說為未然愚按北郊不見于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
 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
 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考以地為郊
 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為祀地吾
 知其不出于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
 郊地也用牲幣於社間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為
 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為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

孔風方社不莫又曰自郊祖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
 郊宮為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之言
 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為是其言周官
 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書
 也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
 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
 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
 者是也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告于
 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
 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

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為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獨天子之社為羣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考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國先后土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為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于漢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壇而于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石之異

鸞輅駢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未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為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

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蒞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耳事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于享帝制不一于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懇近世盛鑿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惟恐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

耶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為甚廣罷壇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為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擬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雅雖各自為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昊天上帝寔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飗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為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說為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為之遷就崔靈思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訖次乃掃地而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為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禮升煙于泰壇奏樂於圜

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于禋祀實柴有異于儀禮鄭氏則云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寔牲體於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脩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合疏其穿鑿以復古禮經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

官之意崔氏謂圜丘即壇為人功之壇按釋圜丘者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于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為末而掃地之祭為本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為丘使然者為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于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歷代之失祀于圜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謂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禋烟也詩生民之禋祀書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

釋者謂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禋為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于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為祭日祭地為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是古禮經獨覲禮為天子禮捨燔柴為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記之合於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為祭天與古禮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嘗不

以壇壝為正觀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禘司儀之為壇三成去祧為壇下至周末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先君遠四國未嘗不為壇况祀天欽崇之實其可廢壇壝哉

郊不當立後祀議

郊有後祀而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聞其後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後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於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于徐堅之徒而開寶所

作祖於開元大較後祀損益咸取于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為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里地亦如之者其所祭知其壇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以外官內官為別而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觀師雨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于周官則大宗伯之實柴禋燎此又不得混而為一之證也今攷于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

師山川羣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名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為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漢以下牲犢尊罍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壝繁禱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徧仄悞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議合祭天地之作而不能正合祭羣祀之失能以親郊為是而不能以三年之郊為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粟之誠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配帝于壇上依違莫從一至于今若

悉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憚其不可行也按晉泰始明堂罷六天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慶亦止祀昊天於明堂宋元豐明堂亦罷從祀獨郊天從祀循襲舊誤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粟罍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登故謂之帝晉傳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

異者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裸鬯也明堂與宗廟

近則燔柴乎何有沈約宋志謂郊有燔柴明堂無禋燎

盡同此說是在是席用藁鞮器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

鬯盥俎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

氣也進熟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

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

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羣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

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明則堂之祭其不進孰與

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

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不辨也

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

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于郊猶曰以質不

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以明義定尊彝於天地六彝

目鬱氣之尊彝得謂之尊也孔疏六彝上經八尊無鬱

大焉尊鬯尚質也彝以盛鬱鬯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

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寔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郊而晝夜分也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
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
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至為建郊胡氏非之至矣
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為春矣正
月正歲猶曰以子為首若以冬為春則非矣蓋郊之用
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
周為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為周王魯
為魯公合周魯為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
得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

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郊為日至甚矣
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
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
郊之日以上辛三下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
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
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
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
則卜日崔靈思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
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
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日則失氣至之

時矣是定以為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
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它饗則問卜
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名誥曰越三日丁巳
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
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
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
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
天孟春辛日祈穀於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為近
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此案宜在後

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
則祭地就陰位以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
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不可以
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
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為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
降無有知其非者祀地之為社詳見於后土之議尊地
之說莫先于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禮之正或者謂玄
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
人帝五精帝于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說雖行于泰
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為一故宗鄭者而多王說復廢馴

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畧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制仍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當時布衣後公卿國子入學者十無二三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泰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

此葉宜在前

北郊之名不見于五經謂北郊見于周官鄭玄之論也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識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寔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于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為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

時
編幸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于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為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為一神州識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為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為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脩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皆自為損益若所引祭地于泰圻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禮書知其

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之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倘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寔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

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採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髻毖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于節用而愛人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養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猥以菲才備負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寔為罔功伏睹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仿依唐世爰

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燮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祕書著作即遷祕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修撰實錄譎薄息獲際聖朝以續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門撰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

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禠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其書目以備擇采者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臣所為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書其事出為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入顯是迎合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正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列傳始言普

將死見廷美坐于牀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
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修史官夏竦所
為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
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於時高宗在德壽宮多
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上
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宜改正
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禡書桎

史可備編纂今具於后

三國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証增入者今具于后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考復別有書

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並缺今具于后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畧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蹟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畧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為月表致意極深晋代播遷魏宗勃起所宜為表以分年統時兵火湮厄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陽修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

年可以別盛衰宋朝興亡由是可考目今舊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於后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表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作三禮圖多有舛錯樂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志所載止於一事而諸家所陳罔有紀載其樂志止詳于樂髓新經禮書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具在可備討論今具于后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致和五禮

太饗明堂禮

鹵簿記本院止有宣和

濮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雇役行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各

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弊由是馴致靖
康之禍所宜博采奏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考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禱書可補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禱記

續翰林志

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脩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
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畧志

歸田錄

談叢

可談

童蒙訓

師友禱志

清豐懿範

晁氏客語

忠猷家傳

韓忠猷遺事

歐公本末

申國春秋

師友談記

蘇魏公譚訓

續歸田錄

王鞏聞見錄

桐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厓言行錄

胡安之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大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豐清敏遺事

文昌襍錄

楊文公談苑

塵史

能改齋漫錄

石林

嘉祐雜志

東齋紀

談圃

澠水燕談

辟暑錄

王鞏雜錄

秀居間居錄

却掃編

揮麈錄後錄三錄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畧宜用偽史叅

照作世家仿歐陽修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檮杌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仿晉書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之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丙午錄

交趾記

國書本末

遼金誓書

西夏事宜

使遼錄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寔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修作五代史不立韓瞳眼傳識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立傳宋史悉諱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

甘陵代叛誌

趙諗 事寔

儂智高

有平蠻事跡

一歐陽修作唐書曆志悉取一行十議造曆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

曆明天曆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曆經元祐觀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草見於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曆更改則後有考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勲爵分為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

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分彙襟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而家世舊聞耳受目睹猶能記憶或者謂國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宜歸老田里曠官縻職寔為罔功而區素蘊亦蘄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林國史院謹

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策問 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為先故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土計簿以周知民數三年則大比以登於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者將以預其備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歟其止為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為便或以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

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於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有缺抑內地無間土民不仰於官與抑有司定制無泛冗與 聖天子惠養元、寔粟內畿間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取諸民而脩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歛散之法壞于後人國服為息之辨非本旨也歲富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豐穰而講行是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 至治元年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於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詩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于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書而絕不為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爰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耶自荀悅仿左氏傳為漢記體制稍為近古于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於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遊心載籍聞見滋廣其于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

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浙江鄉試策問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時宜無有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當時諄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與賈長沙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簞不飾曰謂此粗可厲廉隅之士而

頑頓亡耻者不格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
經術而公孫弘卒以布被脫粟之詐見譏當世則廉者
又未可深信與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卻父老之餽世
以為美談然震之刺荊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焯著民
咸德之豈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
是與方今 聖朝在上薦紳之士分布中外封贈足以
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
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
者嗜利營私不為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加意者與
官吏之貪廉其于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

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
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於冊又謂有貶無
褒卻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
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
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於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
公弟叔盼卒豈皆非不善欤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
者愚所未曉卻子之說是與非與

答春秋書法唯吾卻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

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袁桷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樵夫人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丘名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耶吾寔不敢

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蝥螽饑見於十五年蝥見於六年大早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何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盼兄弟之義明矣書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於新城而經書于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弑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于十一年

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襍
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
文舛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與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之矣温麥周
禾又似夏正然杜氏悉取正月為十一月啓後人之議
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愚竊謂晉衛
殺其大夫似大夫無罪而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
罪耶有罪耶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

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
景公之貳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
孽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
皆惡其專福而殺之理容有之然搃殺大夫之例此特
一節耳不如罪累上為正

問文二十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夫人則書薨
葬吾女為外大夫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
伯仲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
伯姬之類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元年復

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
曾子問考之婚為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何
哉

荅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
疑非大夫也莊公莒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於
齊楚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於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
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乃直書
之則諸侯之會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
夫乃衰周之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於戚

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為貶例
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會荆蠻猶
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
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悼夫人於澶淵合十三國
之諸侯大夫為共姬也晉為盟主區、宋杞晉已細矣
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
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
人已見凡例或疑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荅之曰齊狄
盟邢齊衛晉命蔡侯鄭伯會於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
事何疑於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它

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都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為糾弟明矣而先儒以小白為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愚直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文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兄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為魯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明矣或者不達降糾為弟者此因齊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為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答高壽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於夷儀此衛侯剽也是年衛侯入於夷儀者衛侯衎也衎入夷儀不名復歸于

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衎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恒名之衎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與

衎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似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為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寧喜弑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書衛侯衎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於垂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於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為脫文則衎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

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起曹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與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為有罪杜預則又為稱名為有罪之論紛々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或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為崔杼一以為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為得之楠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

大夫之有罪無罪寔不係焉有罪不可殺况無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盖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成公之母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楚椒秦術無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亂者札之為也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

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褒貶之有二人皆公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敖者也遠罷來聘則為氏也謬始於公穀不攻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為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

三方、為三州、為三部、為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為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為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為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于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于中孚養者法于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訛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

中十有七卦分而為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歸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于中孚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于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

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十三百六十爻二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于子而終于巳下經三十卦是經生于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于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

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三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爻之變處當何為主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當以變者為主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

又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
變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變而推有
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駁襍無感而遂通之理
縱有所感其感不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
亦不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尚庶幾僕甚有意
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盛周之時曾
盡行之乎為後世立教乎愚所未曉

答禮為禮儀為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
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

於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為周公營洛之
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亡取按藝
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
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撫漢儒之說乎望喻
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由馬融盧植等
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刊而行名為禮記今冠昏
鄉飲酒射饗聘義為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為傳
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為之者其有駁襍則

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為之注朱文公有取踐祚鬯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廢目也

問黃鐘為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簇之商太簇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鐘之變宮云云益損數理未

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暘樂書去其清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似棋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唯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左傳之法

丘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井田古制至秦始皇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偽之理請喻其詳

荅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為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為陰謀也或又言劉歆偽為歆何所為而偽為之耶三說皆非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於書或者又將以為周公之所作矣西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

之書當審為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為何王時書也然周公井田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為園丘井田為授地之類難以勉從寔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為呂不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蔡伯喈王肅為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謂

荅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寔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為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麥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以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鄒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存當舍乞喻之

荅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為是

荅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為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尚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脩事溫公之法盡矣邵氏經世以不

書事故可糶糊無罅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
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與
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
同否

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
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寔一也
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貧賤
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
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盖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

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
而言之者有之又有一為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
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脩身成德順其正而
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
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
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
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于此至若不保
其身死于巖墻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
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荅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荅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之古者房中之樂為二南朝聘會同燕飲鄉射為二雅告神之歌為周頌、為周王所得行也歌與樂相並而作三終之義可得而攷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以議為也至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有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列黍離于國風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為王矣歌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

至于何草不黃矣鹿鳴至于菁、者莪皆美詩也曷言乎周德之衰乎今之小雅衰是雅頌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是真謂夫子所定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旻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于

樂矣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之配天
烝禘閟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
奚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
頌者頌之變然敬之小毖振鷺閟予小子諸篇亦非告
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
蒙難觀至于此則後人之效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
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墜簡附以
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知矣肆直而慈
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說次于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
頌得所樂亦正矣非它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載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
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
皆天虛者為氣只天之形濁者為體只地之形所謂天
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於地下但認得地
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
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始至于坤也非午不能
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秘先儒未

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之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為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為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為四聲橫為七音鄭漁仲之說備邵子聲音之學出于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于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逆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于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方得彷彿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芣苢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義乞教之

答芣苢謂治婦人產難政如釋蠡斯芍藥之謬也先儒

謂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名之地為周公召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名南作樂用之被諸筦絃以為房中之樂又謂太姒稱后此追稱云爾其義何如

荅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名城文王之為西伯周名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名未得封也周名之封始於相成王以後世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二南為文王在周南則為王在召南則為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太姒在周南為后妃在召南為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關雎之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為刺或為康王以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道若復異論此又似吳幼清宗象山之謗興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日曆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錄乃加謚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数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曆壞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曆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賤表之說常別詳見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健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為主獨趙南塘單傳

莫有繼者汪彥章則遊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翟忠惠蔡北海王疎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字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制理趣何由高古

答屈原為騷漢儒為賦者實叙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楊馬枚鄒皆寔體賦至後漢襍騷詞為而賦若左太冲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為初柳子厚之賦為第二蘓黃為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

生鵬賦為正體又如馴象鸚武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
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